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览本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注疏 原目

正義序

傳述人

詳校官臣紀昀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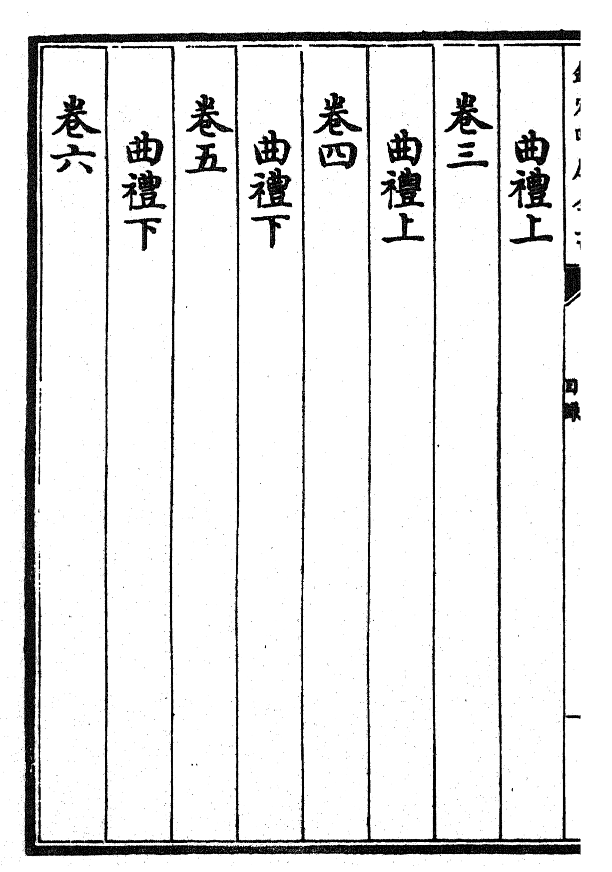
禮記注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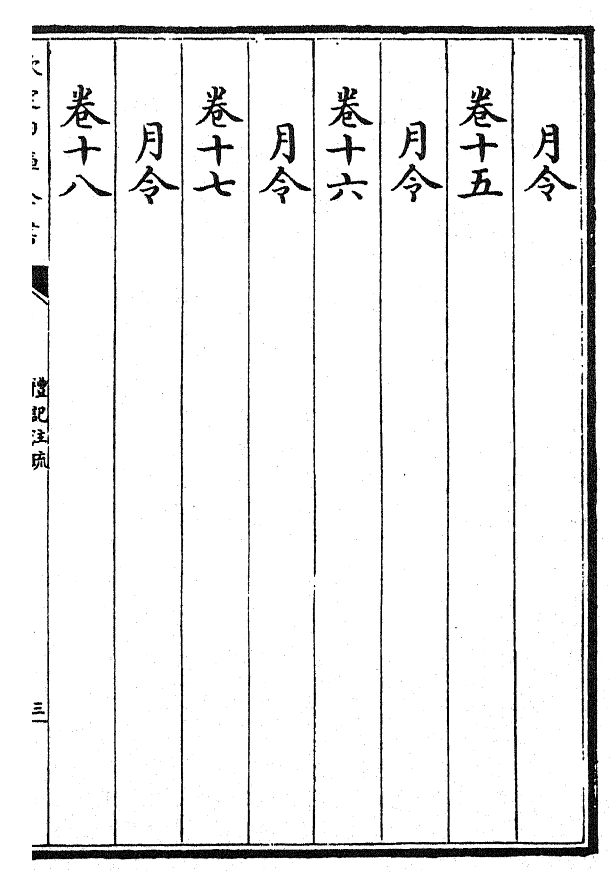
目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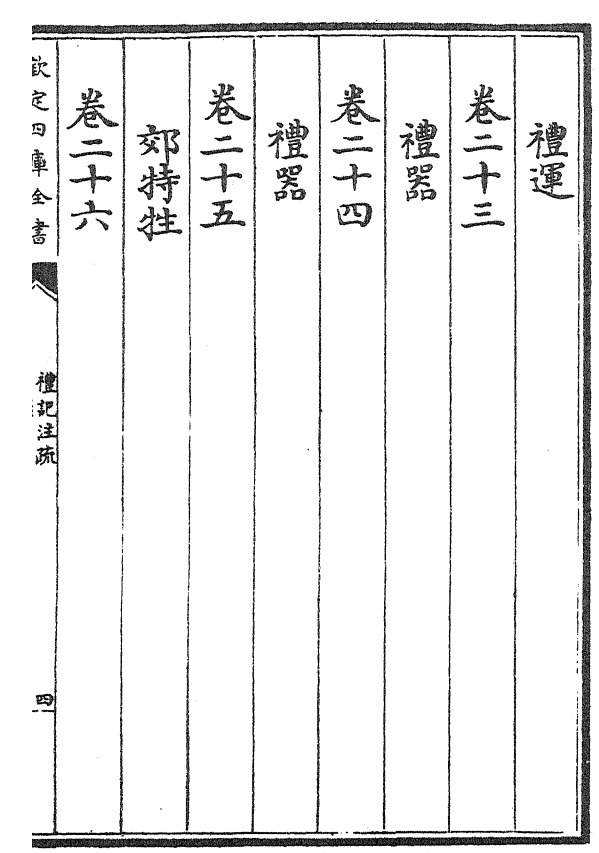
禮記正義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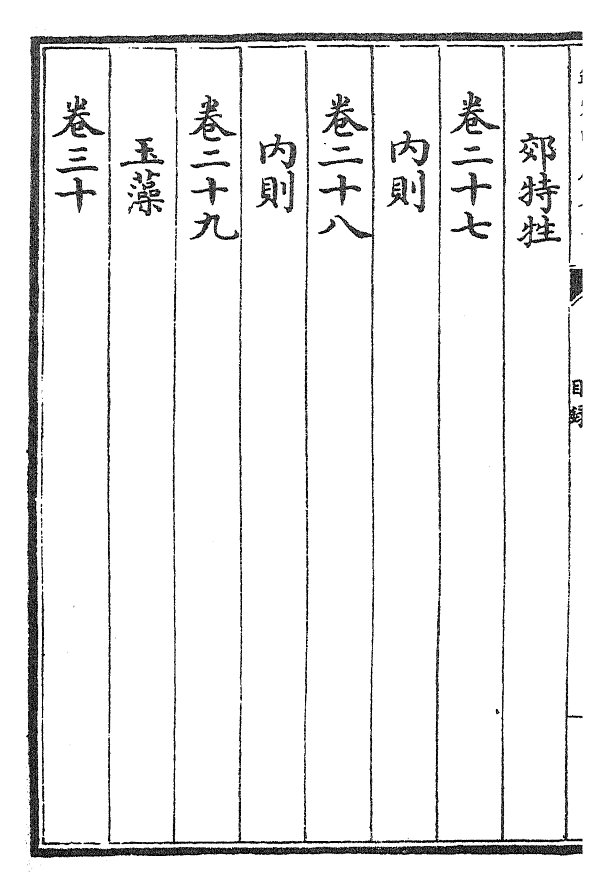
三禮注解傳述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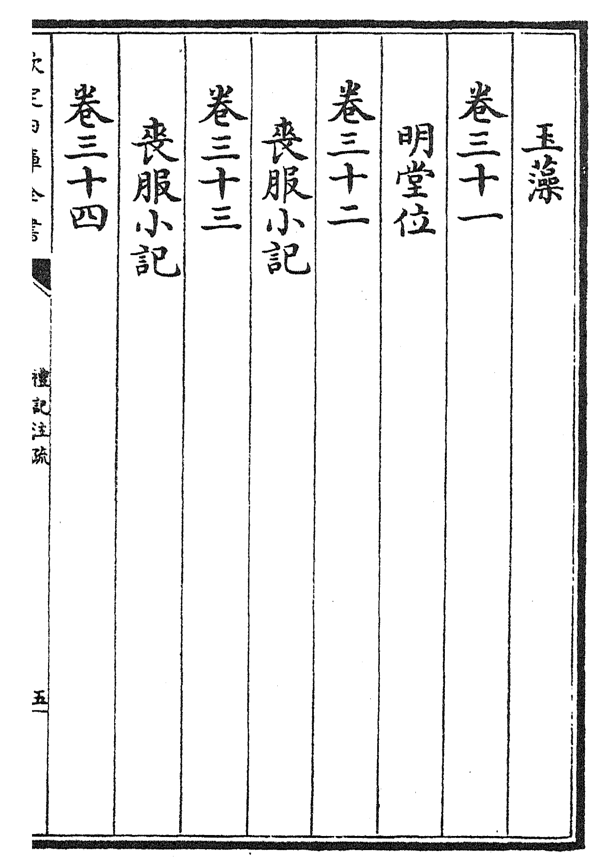
禮記原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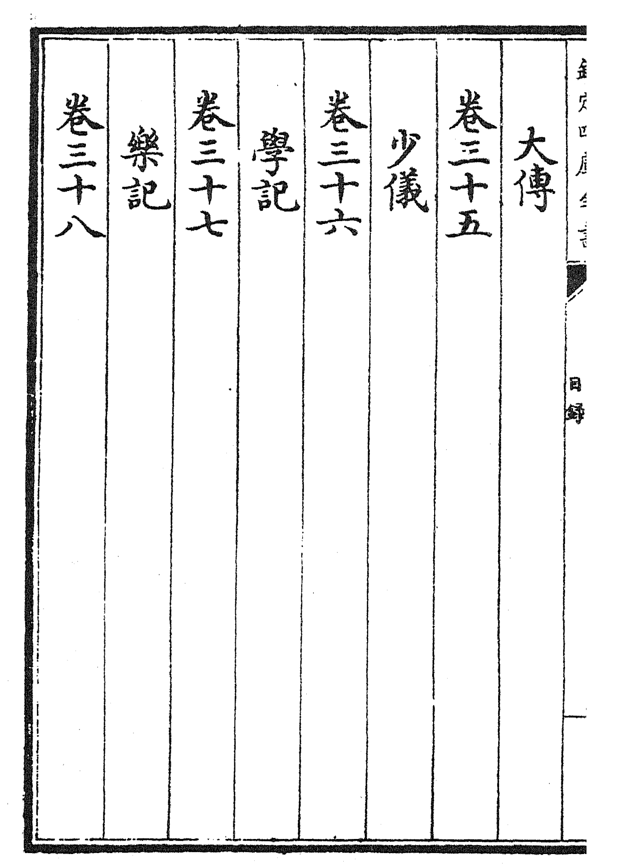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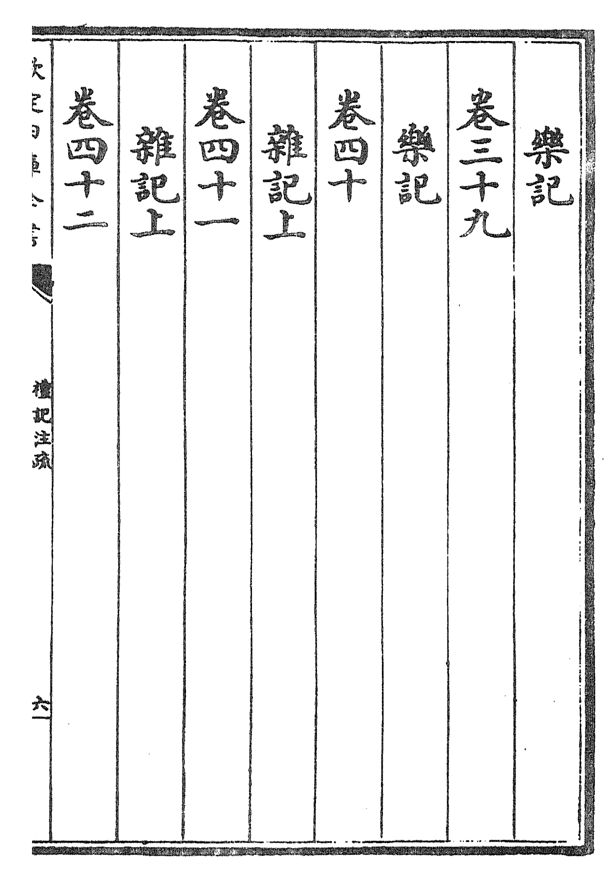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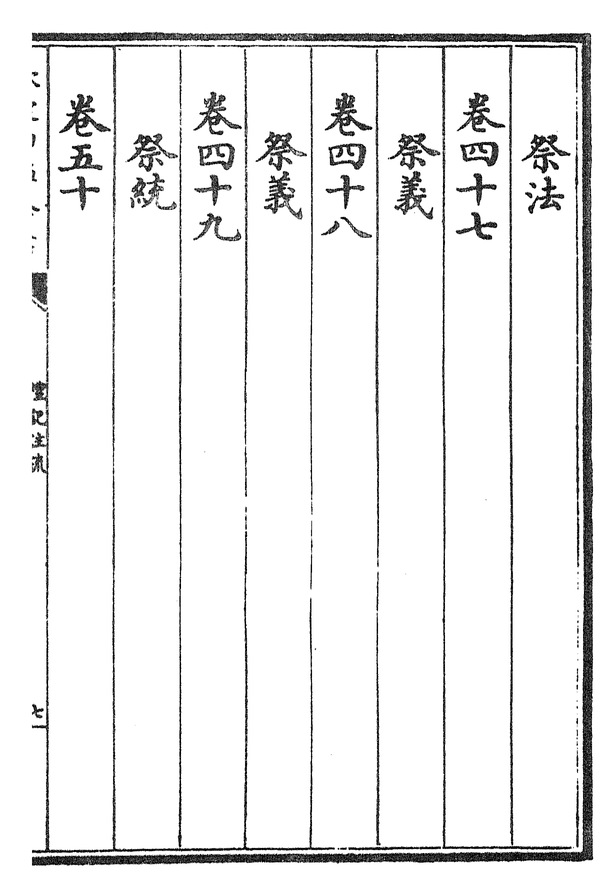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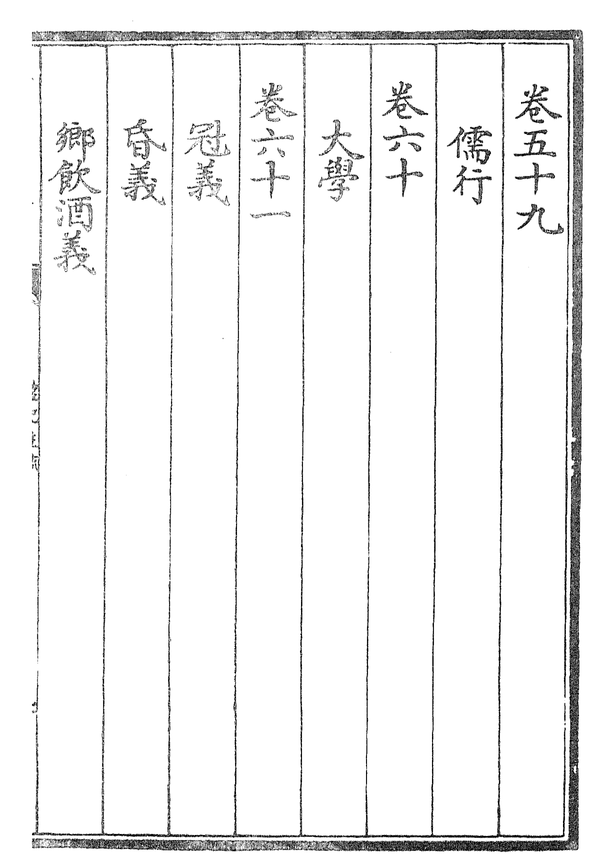












臣等謹案禮記注疏六十三卷漢鄭康成注唐孔穎達疏禮記多傳於漢儒大半為釋儀

禮之義而作而三代遺制亦錯出其中康成深於周官儀禮故其注戴記獨能得經之指歸孔氏作疏更爲明暢衛湜謂晉宋而下傳禮學者南人有賀循賀瑒庾蔚崔靈恩沈重范宣皇侃等北人有徐遵明李業興李寶鼎侯聰熊安生等何止數十家正義實據皇侃以爲本而以熊安生補其所不備信如湜言則穎達當推尊兩家之不暇何轉譏侃以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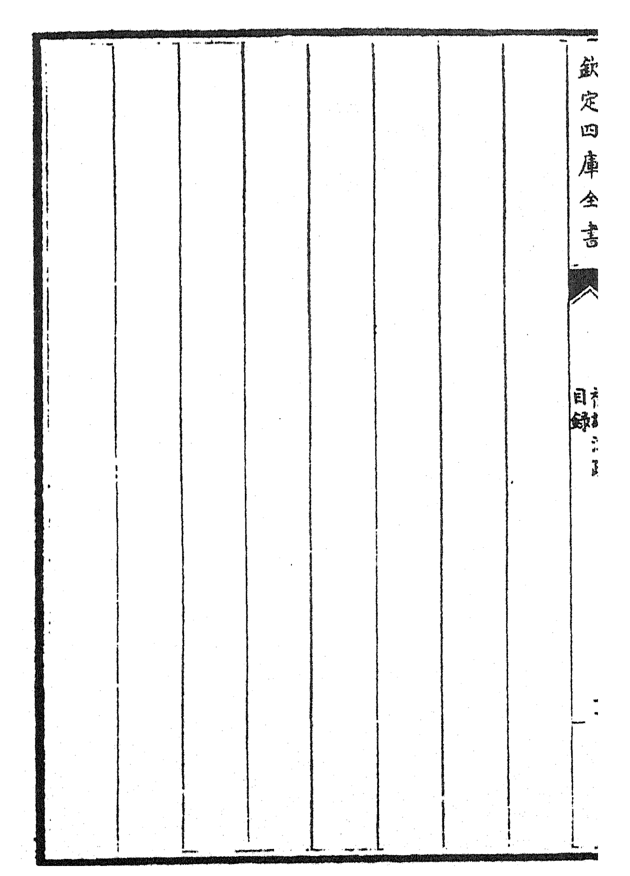
落不歸其本讖安生以之楚而北行乎今侃
與安生之書久佚不可考是湜所云實與不
實未可知也明初陳澔集說與孔疏並列學
官繼乃專主陳氏論者終以為不如孔疏之
稚奥洵非虛美矣是書明刻本訛闕甚多乾
隆四年校刊並為訂正惟檀弓曾子問禮運
禮器坊記中庸大學等篇闕文間仍其舊今
以何煌惠棟等所勘北宋殘本並南宋纂圖

諸本考訂流傳可資采據因悉取以補完云

乾隆三十九年四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禮記正義序

唐孔穎達撰

夫禮者經天緯地本之則大一之初原始要終體之乃人情之欲夫人上資六氣下乗四序賦清濁以醇醨感陰陽而遷變故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喜怒哀樂之志於是乎生動靜愛惡之心於是乎在精粹者雖復凝然不動浮躁者實亦無所不為是以古先聖王鑒其若此欲保之以正直納之於德義猶襄

陵之浸修隄防以制之覂（方用切）駕之馬設銜策以驅之故乃上法圓象下參方載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然飛走之倫皆有懷於嗜慾則鴻荒之世非無心於性情燔黍則大享之濫觴土鼓乃雲門之拳石冠冕飾於軒初玉帛朝於虞始夏商革命損益可知文武重光典章斯備洎乎姬旦負扆臨朝述曲禮以節威儀制周禮而經邦國禮者體也履也郁郁乎文哉三百三千於斯為盛綱紀萬事彫琢六情非彼日月照大明於寰宇類此松筠

負貞心於霜雪順之則宗祏固社稷寧君臣序朝廷正逆之則紀綱廢政教煩陰陽錯於上人神怨於下故曰人之所生禮爲大也非禮無以事天地之神辨君臣長幼之位是禮之時義大矣哉曁周昭王南征之後彝倫漸壞彗星東出之際憲章遂泯夫子雖定禮正樂頹綱暫理而國異家殊異端竝作畫蛇之説文擅於縱橫非馬之談辯離於堅白曁乎道喪兩楹義乖四術上自游夏之初下終秦漢之際其間岐塗詭説雖紛然競起而

餘風曩烈亦時或獨存於是博物通人知今溫古考前代之憲章參當時之得失是以所見各記舊聞錯總鳩聚以類相附禮記之目於是乎在去聖逾遠異端漸扇故大小二戴共氏而分門王鄭兩家同經而異注爰從晉宋逮于周隋其傳禮業者江左尤盛其為義疏者南人有賀循賀瑒庾蔚崔靈恩沈重宣皇甫侃等北人有徐道明李業興李寶鼎侯聰熊安等其見於世者唯皇熊二家而已熊則違背本經多引外義猶之楚而北行

馬雖疾而去逈遠矣又欲釋經文唯聚難義猶治絲而棼之手雖繁而絲益亂也皇氏雖章句詳正微稍繁廣又既遵鄭氏乃時乖鄭義此是木落不歸其本狐死不首其丘此皆二家之弊未為得也然以熊比皇皇氏勝矣雖體例既別不可因循今奉勑刪理仍據皇氏以為本其有不備以熊氏補焉必取文證詳悉義理精審翦其繁蕪撮其機要恐獨見膚淺不敢自專謹與中散大夫守國子司業臣朱子奢國子助教臣李善信守太學

博士臣賈公彦行太常博士臣柳士宣魏王東閤祭酒
臣范義頵魏王叅軍事臣張權等對共量定至十六年
又奉勅與前修䟽人及儒林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臣
周玄達儒林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趙君賛儒林郎
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王士雄等對勅使趙弘智覆更
詳審為之正義凡成七十卷庶能光賛大猷垂法後進
故敘其意義列之云爾

禮記正義序

禮記正義序考證

其爲義疏者南人有賀循賀瑒庾蔚崔靈恩沈重宣皇

甫侃等北人有徐道明李業興李寶鼎侯聰熊安等

○臣召南按庾蔚之脫之字於義猶可若沈重單名

而誤衍宣字皇侃姓皇而誤作複姓皇甫熊安生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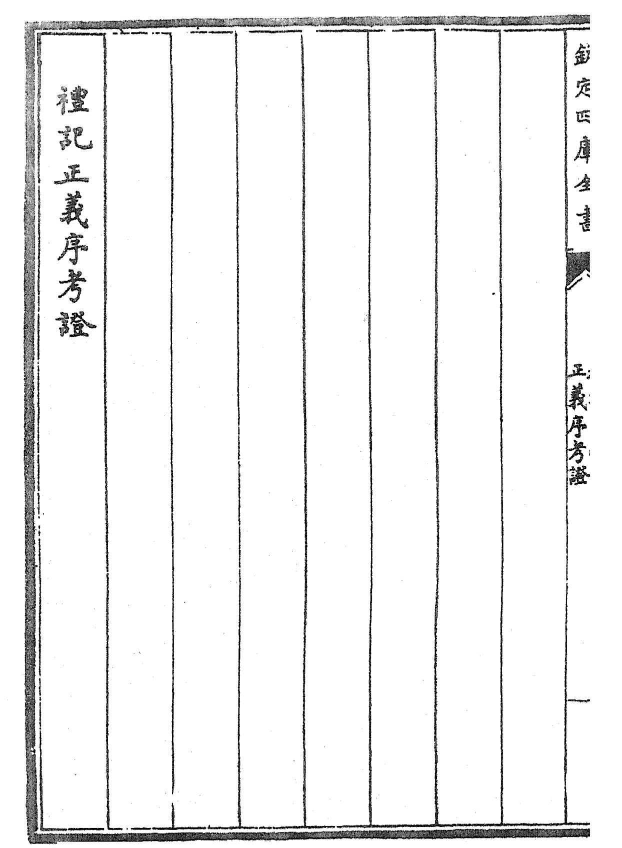
名而誤脫生字則全非其人矣蔚之劉宋員外散騎

常侍也隋志有禮論抄二十卷唐志有禮記畧解十

卷重蕭歸散騎常侍也隋志有禮記義疏四十卷侃

陳國子助教也隋志有義疏九十九卷講疏四十八卷唐志作五十卷安生周露門博士也北史有義疏三十卷王應麟玉海引此文姓名並無差訛則知宋本尚仍古人之舊而後來轉寫刋刻其舛訛乃至於是

為之正義凡成七十卷○臣名南按宋咸平二年祭酒邢昺上新印禮記疏七十卷是宋初卷數尚仍其舊今本止六十三卷係後人并合數篇為一卷而然



禮記正義序考證

禮記注疏原目

禮記音義 此記二禮之遺闕故名禮記 疏 正義曰夫理者經天地理人倫本其所起在天地未分之前故禮運云夫禮必本於太一是天地未分之前已有禮也禮者理也其用以治則與天地俱興故昭二十六年左傳稱晏子云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但于時質略物生則自然而有尊卑若羊羔跪乳鴻鴈飛有行列豈由教之者哉是三才既判尊卑自然而有但天地初分之後即應有君臣治國但年代緜遠無文以言案易緯通卦驗云天皇之先與乾曜合元君有五期輔有三名注云天之用事五行王亦有五期輔有三名公卿大夫也又云遂皇始出握機矩注云遂皇謂遂人在伏犧前始王天下也矩法也言遂皇持斗機運

轉之法指天以施政教既云始王天下是尊卑之禮起於遂皇也持斗機以施政教者即禮緯斗威儀云宮主君商主臣角主父徵主子羽主夫少宮主婦少商主政是法北斗而為七政七政之立是禮迹所興也鄭康成六藝論云易者陰陽之象天地之所變化政教之所生自人皇初起人皇即遂皇也既政教所生初起於遂皇則七政是也六藝論又云遂皇之後歷六紀九十一代至伏犧始作十二言之教然則伏犧之時易道既彰則禮事彌著案譙周古史考云有聖人以火德王造作鑽燧出火教民熟食人民大悅號曰遂人次有三姓乃至伏犧制嫁娶以儷皮為禮作琴瑟以為樂又帝王世紀云燧人氏沒包犧氏代之以此言之則嫁娶嘉禮始於伏犧也但古史考遂皇至于伏犧唯經三姓六藝論云歷六紀九十一代其文不同未知孰是或於三姓而為九十一代也案廣雅云一紀二十七萬六千年方叔機注六藝論云六紀者九頭紀五龍紀攝提紀合洛紀連

通紀序命紀凡六紀也九十一代者九頭一五龍五攝提七十二合洛三連通六序命四凡九十一代也但伏犧之前及伏犧之後年代參差所說不一緯候紛紜各相乖背且復煩而無用今並略之唯據六藝論之文及帝王世紀以為說也案易繫辭云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案帝王世紀云伏犧之後女媧氏亦風姓也女媧氏沒次有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連氏赫胥氏尊盧氏渾沌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凡十五代皆襲伏犧之號然鄭玄以大庭氏是神農氏之別號案封禪書無懷氏在伏犧之前今在伏犧後則世紀之文未可信用世紀又云神農始教天下種穀故人號曰神農案禮運云夫禮之初始諸飲食燔黍捭豚蕢桴而土鼓又明堂位云土鼓蕢籥伊耆氏之樂又郊特牲云伊耆氏始為蜡蜡即田祭與種穀相協土鼓蕢籥又與蕢桴土鼓相當故熊氏云伊耆氏即神農也既云始諸飲食致敬鬼神則祭祀吉禮起於神

農也又史記云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則有軍禮也
易繫辭黃帝九事章云古者葬諸中野則有凶禮也
又論語撰考云軒知地利九牧倡教既有九州之牧
當有朝聘是賓禮也若然自伏犧以後至黃帝吉凶
賓軍嘉五禮始具皇氏云禮有三起禮理起於太一
禮事起於遂皇禮名起於黃帝其禮理起於太一其
義通也其禮事起於遂皇禮名起於黃帝其義乖也
且遂皇在伏犧之前禮運燔黍捭豚在伏犧之後何
得以祭祀在遂皇之時其唐堯則舜典云修五禮鄭
康成以為公侯伯子男之禮又云命伯夷典朕三禮
五禮其文亦見經也案舜典云類于上帝則吉禮也
百姓如喪考妣則凶禮也羣后四朝則賓禮也舜征
有苗則軍禮也嬪于虞則嘉禮也是舜時五禮具備
直云典朕三禮者據事天地與人為三禮其實事天
地唯吉禮也其餘四禮並人事兼之也案論語云殷
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則禮記總陳虞夏商周則是

虞夏商周各有當代之禮則夏商亦有五禮鄭康成注大宗伯唯云唐虞有三禮至周分為五禮不言夏商者但書篇散亡夏商之禮絶滅無文以言故據周禮有文者而言耳武王沒後成王幼弱周公代之攝政六年致太平述文武之德而制禮也故洛誥云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又禮記明堂位云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頒度量於天下但所制之禮則周官儀禮也鄭作序云禮者體也履也統之於心曰體踐而行之曰履鄭知然者禮器云禮者體也祭義云禮者履此者也禮記既有此釋故鄭依而用之禮雖合訓體履則周官為體儀禮為履故鄭序又云然則三百三千雖混同為禮至於竝立俱陳則曰此經禮也此曲禮也或云此經文也此威儀也是周禮儀禮有體履之別也所以周禮為體者周禮是立治之本統之心體以齊正於物故為體賀瑒云其體有二一是物體言萬物貴賤高下小大文質各有其體二曰禮

體言聖人制法體此萬物使高下貴賤各得其宜也其儀禮但明體之所行踐履之事物雖萬體皆同一履履無兩義也于周之禮其文大備故論語云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也然周既禮道大用何以老子云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忠信之薄道德之華爭愚之始故先師準緯候之文以為三皇行道五帝行德三王行仁五霸行義若失義而後禮豈周之成康在五霸之後所以不同者老子盛言道德質素之事無為靜默之教故云此也禮為浮薄而施所以抑浮薄故云忠信之薄且聖人之王天下道德仁義及禮並蘊于心但量時設教道德仁義及禮須用則行豈可三皇五帝之時全無仁義禮也殷周之時全無道德也老子意有所主不可據之以難經也既周禮為體其周禮見於經籍而名異者見有七處案孝經說云經禮三百一也禮器云經禮三百二也中庸云禮儀三百三也

春秋說云禮經三百四也禮說云有正經三百五也周官外題謂為周禮六也漢書藝文志云周官經六篇七也七者皆云三百故知俱是周官周官三百六十舉其大數而云三百也其儀禮之別亦有七處而有五名一則孝經說春秋及中庸並云威儀三千二則禮器云曲禮三千三則禮說云動儀三千四則謂為儀禮五則漢書藝文志謂儀禮為古禮經凡此七處五名稱謂並承三百之下故知即儀禮也所以三千者其履行周官五禮之別其事委曲條數繁廣故有三千也非謂篇有三千但事之殊別有三千條耳或一篇一卷則有數條之事今行於世者唯十七篇而已故漢書藝文志云漢初高堂生傳禮十七篇是也至武帝時河間獻王得古禮五十六篇獻王獻之又六藝論云後得孔子壁中古文禮凡五十六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多異其十七篇外則逸禮是也周禮為本聖人體之儀禮為末賢人履之

故鄭序云體之謂聖履之為賢是也既周禮為本則重者在前故宗伯序五禮以吉禮為上儀禮為末則輕者在前故儀禮先冠婚後喪祭故鄭序云二者或施而上或循而下其周禮六藝論云周官壁中所得六篇漢書說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得周官有五篇失其冬官一篇乃購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其闕漢書云得五篇六藝論云得其六篇其文不同未知孰是其禮記之作出自孔氏但正禮殘缺無復能明故范武子不識殽烝趙鞅及魯君謂儀為禮至孔子沒後七十二之徒共撰所聞以為此記或録舊禮之義或録變禮所由或兼記體履或雜序得失故編而録之以為記也中庸是子思伋所作緇衣公孫尼子所撰鄭康成云月令呂不韋所修盧植云王制為漢文時博士所録其餘衆篇皆如此例但未能盡知所記之人也其周禮儀禮是禮記之書自漢以後各有傳授鄭君六藝論云案漢書藝文志儒林傳云傳禮

者十三家唯高堂生及五傳弟子戴德戴聖名在也又案儒林傳云漢興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為容孝文時徐生以容為禮官大夫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孟卿東海人事蕭奮以授戴德戴聖六藝論云五傳弟子者熊氏云則高堂生蕭奮孟卿后倉及戴德戴聖為五也此所傳皆儀禮也六藝論云今禮行於世者戴德戴聖之學也又云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儒林傳云大戴授琅邪徐氏小戴授梁人橋仁字季卿楊榮字子孫仁為大鴻臚家世傳業其周官者始皇深惡之至孝武帝時始開獻書之路既出於山巖屋壁復入祕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至孝成時通人劉歆校理祕書始得列序著于録略為衆儒排棄歆獨識之知是周公致太平之道河南緱氏杜子春永平時初能通其讀鄭衆賈逵往受業焉其後馬融鄭玄之等各有傳授不復繁言也

曲禮上第一音義

本或作曲禮上者後人加也檀弓雜記放此曲禮者是儀禮之舊名委曲說禮之事疏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曰曲禮者以其篇記五禮之事祭祀之說吉禮也喪荒去國之說凶禮也致貢朝會之說賓禮也兵車旌鴻之說軍禮也事長敬老執贄納女之說嘉禮也此於別録屬制度案鄭此說則此曲禮篇中有含五禮之義是以經云禱祠祭祀之說當吉禮也送喪不由徑歲凶年穀不登又云大夫士去國如此之類是喪荒去國之說當凶禮也五官致貢曰享天子當宁而立曰朝相見於郤地曰會如此之類是致貢朝會之說當賓禮也兵車不式前有水則載青旌如此之類是兵車旌鴻之說當軍禮也侍坐於長者故君子式黃髮婦人之贄椇榛棗栗納女於天子如此之類是事長敬老執贄納女之說當嘉禮也必知執贄當婦人之贄者以其士相見鄭目録以士執贄為賓禮故也此篇

原目

既含五禮故其篇名為曲禮曲禮之與儀禮其事是一以其屈曲行事則曰曲禮見於威儀則曰儀禮但曲之與儀相對周禮統心為號若總而言之則周禮亦有曲名故藝文志云帝王為政世有損益至周曲為之防事為之制故曰經禮三百威儀三千是二禮互而相通皆有曲稱也云上者對下生名本以語多簡策重大分為上下更無義也第一者小爾雅云第次也呂靖云一者數之始禮記者一部之大名曲禮者當篇之小目既題曲禮於上故著禮記於下以配注耳鄭氏者姓鄭名玄字康成北海高密縣人前漢僕射鄭崇八世之孫也後漢徵為大司農年七十四乃卒然鄭亦附盧馬之本而為之注注者即解書之名但釋義之人多稱為傳傳謂傳述為義或親承聖旨或師儒相傳故云傳今謂之注者謙也不敢傳授直注已意而已若然則傳之與注各出己情皇氏以為自漢以前為傳自漢以後為注然王肅在鄭之後

何以亦謂之傳其義非也

曲禮下第二疏 正義曰案鄭目録云義與前篇同簡策重多分爲上下

檀弓上第三音義 檀弓魯人檀大丹反姓也弓名以其善於禮故以名篇 疏 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曰檀弓者以其記人善於禮故著姓名以顯之姓檀名弓今山陽有檀氏此於别録屬通論此檀弓在六國之時知者以仲梁子是六國時人此篇載仲梁子故知也案子游譏司寇惠子廢適立庶又檀弓亦譏仲子舍適孫而立庶子其事同不以子游名篇而以檀弓爲首者子游是孔門習禮之人未足可嘉檀弓非是門徒而能達禮故善之以爲篇目

檀弓下第四疏 正義曰案鄭目録云義同前篇以簡策繁多故分爲上下二卷

王制第五音義

王如字徐于況反

疏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曰王制者以其記先王班爵授禄祭祀養老之法度此於別録屬制度王制之作蓋在秦漢之際知者案下文云有正聽之鄭云漢有正平丞秦所置又有古者以周尺之言今以周尺之語則知是周亡之後也秦昭王亡周故鄭荅臨碩云孟子當赧王之際王制之作復在其後盧植云漢孝文皇帝令博士諸生作此王制之書

月令第六音義

此是呂氏春秋十二紀之首後人刪合為此記蔡伯喈王肅云周公所作

疏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曰月令者以其紀十二月政之所行也本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也以禮家好事抄合之後人因題之名曰禮記言周公所作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此於別録屬明堂陰陽記此卷所出解者不同今且申鄭旨釋之案呂不韋集諸儒所著為十二月紀合十餘萬言名為呂氏

春秋篇首皆有月令與此文同是一證也又周無大尉唯秦官有大尉而此月令云乃命大尉此是官名不合周法二證也又秦以十月建亥為歲首而月令云為來歲受朔日即是九月為歲終十月為受朔此是時不合周法三證也又周有六冕郊天迎氣則用大裘乘玉輅建太常日月之章而月令服飾車旗並依時色此是事不合周法四證也故鄭云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然案秦始皇十二年呂不韋死十六年并天下然後以十月為歲首歲首用十月時不韋已死五年而不韋不得以十月為正又云周書先有月令何得云不韋所造又秦并天下立郡何得云諸侯又秦以好兵殺害毒被天下何能布德施惠春不興兵既如此不同鄭必謂不韋作者以呂氏春秋十二月紀正與此同不過三五字別且不韋集諸儒所作為一代大典亦採擇善言之事遵立舊章但秦自不能依行何怪不韋所作也又秦為水位其來已

久案文公獲黑龍以為水瑞何怪未平天下前不以十月為歲首乎故鄭以月令為不韋所作月令者包天地陰陽之事然天地有上下之形陰陽有生成之理日月有運行之度星辰有次舍之常今既贊釋其文不得不略言其趣案老子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易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禮運云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為天地易乾鑿度云太極者未見其氣大初者氣之始大始者形之始大素者質之始此四者同論天地之前及天地之始老子云道生一道與大易自然虛無之氣無象不可以形求不可以類取強名曰道強謂之大易也道生一者一則混元之氣與大初大始大素同又與易之大極禮之大一其義不殊皆為氣形之始也一生二者謂混元之氣分為二二則天地也與易之兩儀又與禮之大一分而為天地同也二生三者謂參之以人為三才也三生萬物者謂天地人既定萬物備生其間分為天地說

有多家形狀之殊凡有六等一曰蓋天文見周髀如蓋在上二曰渾天形如弾丸地在其中天包其外猶如雞卵白之繞黄揚雄桓譚張衡蔡邕陸續王肅鄭玄之徒並所依用三曰宣夜舊說云殷代之制其形體事義無所出以言之四曰昕天昕讀為軒言天北高南下若車之軒是吳時姚信所說五曰穹天云穹隆在上虞氏所說不知其名也六曰安天是晋時虞喜所論鄭注考靈耀用渾天之法今禮記是鄭氏所注當用鄭義以渾天為說案鄭注考靈曜云天者純陽清明無形聖人則之制璿璣玉衡以度其象如鄭此言則天是大虚本無形體但指諸星運轉以為天耳但諸星之轉從東而西必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星復舊處星既左轉日則右行亦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至舊星之處即以一日之行而為一度計二十八宿一周天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是天之一周之數也天如弾丸圍圜三百六十五

度四分度之一案考靈耀云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周天百七萬一千里者是天圓周之里數也以圍三徑一言之則直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此為二十八宿周回直徑之數也然二十八宿之外上下東西各有萬五千里是為四遊之極謂之四表據四表之内并星宿内總有三十八萬七千里然則天之中央上下正半之處則一十九萬三千五百里地在其中是地去天之數也

鄭注考靈曜云地蓋厚三萬里春分之時地正當中自此地漸漸而下至夏至之時地下遊萬五千里地之上畔與天中平夏至之後地漸漸向上至秋分地正當天之中央自此地漸漸而上至冬至上遊萬五千里地之下畔與天中平自冬至後地漸漸而下此是地之升降於三萬里之中但渾天之體雖繞於地地則中央正平天則北高南下北極高於地三十六度南極下於地三十六度然則北極之下三十六度

常見不沒南極之上三十六度常沒不見南極去北極一百二十一度餘若逐曲計之則一百八十一度餘若以南北中半言之謂之赤道去南極九十一度餘去北極亦九十一度餘此是春秋分之日道也赤道之北二十四度為夏至之日道去北極六十七度也赤道之南二十四度為冬至之日道去南極亦六十七度地有升降星辰有四遊又鄭注考靈耀云天旁行四表之中冬南夏北春西秋東皆薄四表而止地亦升降於天之中冬至而下夏至而上三至上下蓋極地厚也地與星辰俱有四遊升降四遊者自立春地與星辰西遊春分西遊之極地雖西極升降正中從此漸漸而東至春末復正自立夏之後北遊夏至北遊之極地則升降極下至夏季復正立秋之後東遊秋分東遊之極地則升降正中至秋季復正立冬之後南遊冬至南遊之極地則升降極上冬季復正此是地及星辰四遊之義也星辰亦隨地升降故

鄭注考靈耀云夏日道上與四表平下去東井十二
度為三萬里則是夏至之日上極萬五千里星辰下
極萬五千里故夏至之日下至東井三萬里也日有
九道故考靈耀云萬世不失九道謀鄭注引河圖帝
覽嬉云黄道一青道二出黄道東赤道二出黄道南
白道二出黄道西黑道二出黄道北日春東從青道
夏南從赤道秋西從白道冬北從黑道立春星辰西
遊日則東遊春分星辰西遊之極日東遊之極日與
星辰相去三萬里夏則星辰北遊日則南遊夏至星
辰北遊之極日南遊之極日與星辰相去三萬里以
此推之秋冬故此可知計夏至之日日在井星正當
嵩高之上以其南遊之極故在嵩高之南萬五千里
所以夏至有尺五寸之景也於時日又上極星辰下
極故日下去東井三萬里也然鄭四遊之極元出周
髀之文但日與星辰四遊相反春分日在婁則婁星
極西日體在婁星之東去婁三萬里以度言之十二

度也則日沒之時去昏中之星近校十度旦時日極於東去旦中之星遠校十度若秋分日在角則角星極東日體在角星之西去角三萬里則日沒之時去昏中之星遠校十度旦時日極於西去旦中之星近校十度此皆歷與數不甚相合鄭無指解其事有疑但禮是鄭學故具言之耳賢者裁焉但二十八宿從東而左行日從西而右行一度逆沿二十八宿案漢書律歷志云冬至之時日在牽牛初度春分之時日在婁四度夏至之時日在東井三十一度秋分之時日在角十度若日在東井則極長八尺之表尺五寸之景若春分在婁秋分在角晝夜等八尺之表七尺五寸之景冬至日在斗則晝極短八尺之表一丈三尺之景一丈三尺之中去其一尺五寸則餘有一丈一尺五寸之景是冬夏往來之景也凡於地千里而差一寸則夏至去冬至體漸南漸下相去一十萬五千里又考靈耀云正月假上八萬里假下一十萬四

千里所以有假上假下者鄭注考靈耀之意以天去地十九萬三千五百里正月雨水之時日在上假於天八萬里下至地一十一萬三千五百里夏至之時日上極與天表平也後日漸向下故鄭注考靈耀云夏至日與表平冬至之時日下至於地八萬里上至於天十一萬三千五百里也委曲俱具考靈耀注凡二十八宿及諸星皆循天左行一日一夜一周天一周天之外更行一度計一年三百六十五周天四分度之一日月五星則右行日一日一度月一日一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此相通之數也今歷象之說則月一日至於四日行最疾日行十四度餘自五日至八日行次疾日行十二度餘自九日至十九日行則遲日行十二度餘自二十日至二十三日又小疾日行十三度餘自二十四日至於晦行又最疾日行一十四度餘此是月行之大率也二十七日月行一周天至二十九日強半月及於日與日相會乃為一月

故考靈耀云九百四十分為一日二十九日與四百
九十九分為月是一月二十九日之外至第三十日
分至四百九十九分月及於日計九百四十分則四
百七十為半今四百九十九分是過半二十九分也
但月是陰精日為陽精故周髀云日猶火月猶水火
則外光水則含景故月光生於日所照魄生於日所
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明盡京房云月與星辰陰者
也有形無光日照之乃有光先師以為日似弾丸月
似鏡體或以為月亦似弾丸日照處則明不照處則
闇案律歴志云二十八宿之度角一十二度亢九氐
十五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一東方七十五度斗二
十六牛八女十二虛十危十七營室十六壁九北方
九十八度奎十六婁十二胃十四昴十一畢十六觜
二參九西方八十度井三十三鬼四柳十五星七張
十八翼十八軫十七南方一百一十二度丑為星紀
初斗十二度終婺女七度子為玄枵初婺女八度終

於危十五度亥為娵訾初危十六終於奎四度戌為降婁初奎五度終於胃六度酉為大梁初胃七度終於畢十一度申為實沈初畢十二度終於井十五度未為鶉首初井十六度終於柳八度午為鶉火初柳九度終張十六度巳為鶉尾初張十八度終於軫十一度辰為壽星初軫十二度終於氐四度卯為大火初氐五度終於尾九度寅為析木初尾十度終於斗十一度五星者東方歲星南方熒惑西方太白北方辰星中央鎮星其行之遲速俱在律歷志不更煩說春秋說題辭云天之為言顛也說文云天顛也劉熙釋名云天顯也又云坦也地底也其體底下載萬物又云地諦也五土所生莫不信諦元命包云日之為言實也月闕也劉熙釋名云日實也大明盛實月闕也滿則闕也說題辭云星精陽之榮也陽精為日日分為星故其字日下生也釋名云星散也布散於天又云陰蔭也氣在內奧蔭也陽揚也陽氣在外發揚此

等是天地陰陽日月之名也祭法黄帝正名百物其名蓋黄帝而有也或後人更有增是其天高地下日盈月闕觜星度少井斗度多日月右行星辰左轉四遊升降之差二儀運動之法非由人事所作皆是造化自然先儒因其自然遂以人事為義或據理是實或構虚不經既無正文可馮今皆略而不録

曾子問第七音義

曾子孔子弟子曾參也以其所問多明於禮故著姓名以顯之 疏 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為曾子問者以其記所問多明於禮故著姓名以顯之曾子孔子弟子曾參此於别録屬喪服

文王世子第八音義

文王周文王昌也鄭云以其善為世子之禮故著諡號標篇言可法也 疏 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曰文王世子者以其記文王為世子時之法此於别録屬世子法

此篇之內凡有五節從文王之爲世子下終文王之爲世子也爲第一節論文王武王爲世子之禮下之事上之法從凡學世子至周公踐阼爲第二節論在上教下說庠序釋奠先聖先師養老東序并明三王教世子又更論周公踐阼抗世子法於伯禽之事自庶子之正於公族至不翦其類爲第三節明庶子正理族人燕飲及刑罰之事殊於異姓又更覆說殊於異姓之義自天子視學至典于學爲第四節論天子視學養三老五更并明公侯伯子男反歸養老於國自世子之記以終篇末爲第五節以其文王爲世子聖人之法非凡人所行故更明尋常世子法各隨文解之

禮運第九

音義 鄭云禮運者以其記五帝三王相變易及陰陽轉旋之道 疏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禮運者以其記五帝三王相變易陰陽轉旋之道此於別錄屬通論不以子游爲篇目者

以曾子問篇之類既煩雜不可以一理目篇子游所問唯論禮之運轉之事故以禮運為標目耳

禮器第十音義

鄭云以其記禮使人成器孔子謂子貢瑚璉之器是也 疏 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為禮器者以其記禮使人成器之義也故孔子謂子貢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此於別録屬制度

郊特牲第十一音義

鄭云以其記祭天用騂犢之義也郊者祭天之名用一牛故曰特牲 疏 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郊特牲者以其記郊天用騂犢之義此於別録屬祭祀

内則第十二音義

鄭云以其記男女居室事父母舅姑之法 疏 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曰内則者以其記男女居室事父母舅姑之法此於別録屬子法以閨門之内軌儀可則故曰内則

玉藻第十三音義

鄭云以其記服冕之事也冕之旒以藻紃貫玉為飾因以名之疏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曰玉藻者以其記天子服冕之事也冕之旒以藻紃為之貫玉為飾此於別録屬

通論

明堂位第十四音義

鄭云以其記諸侯朝周公於明堂所陳列之位疏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曰明堂者以其記諸侯朝周公於明堂之時所陳列之位也在國之陽其制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此於別録屬明堂陰陽案異義今戴禮說盛德記曰明堂者自古有之凡九室室四户八牖共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所以朝諸侯其外有水名曰辟廱明堂月令說明堂高三丈東西九仞南北七筵上圓下方四堂十二室室四户八牖其宫方三百步在近郊三十

里講學大夫淳于登說云明堂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就陽位上圓下方八窻四闥布政之宮故稱明堂明堂盛貌周公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五精之神大微之庭中有五帝坐位古周禮孝經說明堂文王之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蓋之以茅周公所以祀文王於明堂以昭事上帝許君謹案今禮古禮各以義說無明文以知之鄭駁之云戴禮所云雖出盛德篇云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似秦相呂不韋作春秋時說者蓋非古制也四堂十二室字誤本書云九堂十二室淳于登之言取義於孝經援神契說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窻四闥布政之宮在國之陽帝者諦也象上可承五精之神五精之神實在大微在辰為已是以登云然今漢立明堂於丙巳由此為之如鄭此言用淳于登之說此別錄所云依考工

記之文然先代諸儒各為所說不一故蔡邕明堂月令章句明堂者天子大廟所以祭祀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饗功養老教學選士皆在其中故言取正室之貌則曰大廟取其正室則曰大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時之學則曰大學取其圜水則曰辟廱雖名別而實同鄭必以為各異者袁準正論明堂宗廟大學禮之本物也事義不同各有所為而世之論者合以為一體取詩書放逸之文經典相似之語推而致之考之人情失之遠矣宗廟之中人所致敬幽隱清淨鬼神所居而使衆學處焉饗射其中人鬼慢黷死生交錯囚俘截耳瘡痍流血以干鬼神非其理也茅茨采椽至質之物建日月乘玉路以處其中非其類也夫宗廟鬼神所居祭天而於人鬼之室非其處也王者五門宗廟在一門之内若射在於廟而張三侯又辟廱在内人物衆多殆非宗廟之中所能容也如準之所論是鄭不同之意然考工記明

堂南北七筵每室二筵則南北三室居六筵室外南北惟有一筵宗廟路寢制如明堂既殯在路寢室外得容殯者路寢雖制似明堂其飾不敢踰廟其實寬大矣故多士傳云天子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二為内五分其内以一為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三雉是其闊得容殯也或可殯在中央土室之前近西在金室之東不必要在堂簷之下

喪服小記第十五音義

鄭云以其記喪服之小義 疏 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喪服小記者以其記喪服之小義也此於別録屬喪服

大傳第十六音義

鄭云以其記祖宗人親之大義故以大傳為篇 疏 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曰大傳者以其記祖宗人親之大義此於別録屬通論

少儀第十七音義 少詩照反少猶小也鄭云以其記相見及薦羞之小威儀 疏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曰少儀者以其記相見及薦羞之少威儀少猶小也此於別録屬制度

學記第十八音義 鄭云學記者以其記人學敎之義 疏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曰學記者以其記人學敎之義此於別録屬通論

樂記第十九音義 鄭云名樂記者以其記樂之義 疏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曰樂記者以其記樂之義此於別録屬樂記葢十一篇合為一篇謂有樂本有樂論有樂施有樂言有樂禮有樂情有樂化有樂象有賔牟賈有師乙有魏文侯今雖合此略有分焉案藝文志云黃帝以下至三代各有當代之樂名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也周衰禮壞其樂尤微以音律為節又為鄭衛所亂故無遺法

矣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為樂官頗能記其鏗鏘鼓舞而已不能言其義理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博古與諸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云樂事者以作樂記事也其内史丞王度傳之以授常山王禹成帝時為謁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樂記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其道浸以益微故劉向所校二十三篇著於別録今樂記所斷取十一篇餘有十二篇其名猶在二十四卷記無所録也其十二篇之名案別録十一篇餘次奏樂第十二樂器第十三樂作第十四意始第十五樂穆第十六說律第十七季札第十八樂道第十九樂義第二十招本第二十一昭頌第二十二竇公第二十三是也案別録禮記四十九篇樂記第十九則樂記十一篇入禮記也在劉向前矣至劉向為別録時更載所入樂記十一篇又載餘十二篇總為二十三篇也其二十三篇之目今總存焉

雜記上第二十音義鄭云雜記者以其雜記諸侯及士之喪事疏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曰雜記者以其雜記諸侯以下至士之喪事此於別録屬喪服分為上下義與曲禮檀弓分別不殊也

雜記下第二十一

喪大記第二十二音義鄭云以其記人君以下始死小斂大斂殯葬之大事故以大記為名疏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曰喪大記者以其記人君以下始死小斂大斂殯葬之事此於別録屬喪服喪大記者劉元云記謂之大者言其委曲詳備繁多故云大

祭法第二十三音義鄭云以其記有虞氏至周天子以下所祭祀羣神之數也疏

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曰祭法者以其記有虞氏至周天子以下所祭祀羣神之數此於别録屬祭祀

祭義第二十四音義鄭云名祭義者以其記齋戒薦羞之義疏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曰祭義者以其記祭祀齋戒薦羞之義也此於别録屬祭祀

祭統第二十五音義鄭云統猶本也以其記祭祀之本故名祭統疏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曰祭統者以其記祭祀之本也統猶本也此於别録屬祭祀

經解第二十六音義鄭云經解者以其記六藝政教得失解音佳買反徐胡賣反一音蟹疏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曰經解者以其記六藝政教之得失也此於别録屬通論

哀公問第二十七音義魯哀公也鄭云善其問禮著謚以顯之疏正義曰案

鄭目録云名曰哀公問者善其問禮著謚顯之也此於别録屬通論但此篇哀公所問凡有二事一者問禮二者問政問禮在前問政在後

仲尼燕居第二十八

音義　鄭云善其不倦燕居猶使三子侍言及於禮著其字言可法也退朝而處曰燕居　疏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曰仲尼燕居者善其不倦燕居猶使三子侍之言及於禮著其字言事可法退朝而處曰燕居此於别録屬通論此之一篇是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三子侍側孔子為說禮事各依文解之

孔子閒居第二十九

音義　閒音閑鄭云名孔子閒居者善其倦而不衰猶使一弟子侍為之說詩著其氏言可法也退燕避人曰閒居　疏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曰孔子閒居者善其既

倦而不褻猶使一弟子侍為之說詩著其氏言可法也退燕避人曰閒居此於別錄屬通論

坊記第三十音義坊音防徐扶訪反經文皆同鄭云名坊記者以其記六藝之義所以坊人之失也疏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坊記者以其記六藝之義所以坊人之失者也此於別錄屬通論

中庸第三十一音義鄭云以其記中和之為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孫子思作之以昭明聖祖之德也疏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為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孫子思伋作之以昭明聖祖之德此於別錄屬通論

表記第三十二音義鄭云以其記君子之德見於儀表者也疏正義曰案鄭目

録云名曰表記者以其記君子之德見於儀表此於別録屬通論

緇衣第三十三音義

鄭云善其好賢者之厚故述其所稱之詩以為其名也緇衣鄭詩美武公也劉獻云公孫尼子所作也 疏 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曰緇衣者善其好賢者厚也緇衣鄭詩也其詩曰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粲餐也設餐以授之愛之欲飲食之言緇衣之賢者居朝廷宜其服也我欲就為改制其衣反欲與之新衣厚之而無已此於別録屬通論

奔喪第三十四音義

鄭云奔喪者居於他邦聞喪奔歸之禮實曲禮之正篇也 疏 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曰奔喪者以其居他國聞喪奔赴之禮此於別録屬喪服之禮矣實逸曲禮之正

篇也漢興後得古文而禮家又貪其說因合於禮記耳奔喪禮屬凶禮也鄭云逸禮者漢書藝文志云漢興始於魯淹中得古禮五十七篇其十七篇與今儀禮正同其餘四十篇藏在祕府謂之逸禮其投壺禮亦此類也又六藝論云漢興高堂生得禮十七篇後孔子壁中得古文禮五十七篇其十七篇與前同而字多異以此言之則此奔喪禮十七篇外既謂之逸何以下文鄭注又引逸奔喪禮似此奔喪禮外更有逸禮者但此奔喪禮對十七篇為逸禮內錄入於記其不入於記者又比此此為逸也故二逸不同其實祇是一篇也此奔喪一篇兼天子諸侯然以士為主故鄭下文注云未成服者素委貌是士之所服故知以士為主也

問喪第三十五音義

鄭云問喪者善其問以知居喪之禮所由也 疏正義曰案

鄭目録云名曰問喪者以其記善問居喪之禮所由也此於別録屬喪服也

服問第三十六音義鄭云服問者善其問以知有服而遭喪所變易之節也疏

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曰服問者以其善問以知有服而遭喪所變易之節此於別録屬喪服也

閒傳第三十七音義鄭云名閒傳者以其記喪服之閒輕重所宜也疏正義曰案

鄭目録云名曰閒傳者以其記喪服之閒輕重所宜此於別録屬喪服

三年問第三十八音義鄭云名三年問者善其以知喪服年月所由也疏正義

曰案鄭目録云名曰三年問者善其問以知喪服年月所由此於別録屬喪服

深衣第三十九音義鄭云以其記深衣之制也名曰深衣者謂連衣裳而純之以采

也有表則謂之中衣以素純則曰長衣也疏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曰深衣者以其記深衣之制也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者素純曰長衣有表則謂之中衣大夫以上祭服之中衣用素詩云素衣朱襮玉藻曰以帛裏布非禮也士祭以朝服中衣以布明矣此於別録屬制度鄭云大夫以上祭服中衣用素者謂天子大夫以其四命與公之孤同爵弁自祭故中衣用素云士祭以朝服中衣以布者亦謂天子之士與諸侯大夫同案少牢諸侯大夫祭以朝服故天子之士亦祭以朝服朝服用布故中衣以布其諸侯之士自祭以玄端玄端則朝服之衣但其裳異耳中衣亦用布也案詩云素衣朱襮晉人欲薦桓叔桓叔大夫得用素衣者國人以國君之禮待之故欲薦素衣也其長衣中衣及深衣其制度同玉藻云長中繼揜尺若深衣則緣而已下云緣廣寸半凡深衣皆用諸侯大夫士夕時所著之服故玉藻云朝玄端夕深衣

庶人吉服亦深衣皆著之在表也其中衣在朝服祭服喪服之下知喪服亦有中衣者檀弓云練衣黃裏注云練中衣以黃為內是也但喪服中衣不得繼揜尺也故喪服儀云帶緣各視其冠注云緣如深衣之緣是喪服中衣用深衣則深衣緣之以采故下云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以青之屬也唯孤子深衣純以素但以緣而已不與長衣同其吉服中衣亦以采緣其諸侯得綃黼為領丹朱為緣郊特牲云綃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則知大夫士不用綃黼丹朱但用采純而已矣無文以明之其長衣以素緣知者若以采緣則與吉服中衣同故知以素緣也若以布緣則曰麻衣知用布緣者以其稱麻衣故知也其喪服之中衣其純用布視冠布之麤細至葬可以用素緣也練則用縓也其詩之麻衣則與此別彼謂吉服之衣也所以此稱深衣者以餘服則上衣下裳不相連此深衣衣裳相連被體深邃故謂之深衣

投壺第四十音義

鄭云投壺者主人與客燕飲講論才藝之禮也別録屬吉禮亦實曲禮之正篇也皇云與射為類宜屬嘉禮或云宜屬賓禮也疏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曰投壺者以其記主人與客燕飲講論才藝之禮此於別録屬吉禮亦實曲禮之正篇是投壺與射為類此於五禮宜屬嘉禮也或云宜屬賓禮

儒行第四十一音義

行音下孟反鄭云以其記有道德之所行儒之言優也和也言能安人能服人也此注云儒行之作蓋孔子自衛初反魯之時也疏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曰儒行者以其記有道德者所行也儒之言優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又儒者濡也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此於別録屬通論案下文云儒有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搏猛引重不程勇力此皆剛猛得為儒者但儒行

不同或以遜讓為儒或以剛猛為儒其與人交接常能優柔故以儒表名

大學第四十二音義

鄭云大學者以其記博學可以為政也 疏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曰大學者以其記博學可以為政也此於別録屬通論此大學之篇論學成之事能治其國章明其德於天下卻本明德所由先從誠意為始

冠義第四十三音義

冠音古亂反鄭云名冠義者以其記冠禮成人之義 疏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曰冠義者以其記冠禮成人之義此於別録屬吉事但冠禮起早晚書傳既無正文案略説稱周公對成王云古人冒而句領注云古人謂三皇時以冒覆頭句領繞頸至黄帝時則有冕也故世本云黄帝造火食旃冕是冕起於黄帝也但黄帝以前則以羽皮為之冠黄帝以後乃用布帛其冠之

年即天子諸侯十二而冠故襄九年左傳云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又云一星終也是十二年歳星一終案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尚有兄伯邑考金縢云王與大夫盡弁時成王十五而著弁則成王已冠矣是天子十二而冠與諸侯同又祭法云王下祭殤五若不早冠何因下祭五等之殤大夫冠之年幾無文案喪服大夫為昆弟之長殤大夫既為昆弟長殤則不二十始冠也其士則二十而冠也曲禮云二十曰弱冠是也其天子之子亦早冠所以祭殤有五其諸侯之子皆二十冠也故下檀弓云君之適長殤及大夫之適長殤是也

昏義第四十四

音義 鄭云昏義者以其記娶妻之義內教之所由成也

疏 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曰昏義者以其記娶妻之義內教之所由成也此於別録屬吉事也謂之昏者案鄭昏

禮目録云娶妻之禮以昏為期因名焉必以昏者取其陽往陰來之義日入後二刻半為昏以定稱之壻曰昏妻曰姻故經解注云壻曰昏妻曰姻是也謂壻以昏時而來妻則因之而去也若壻之與妻之屬名壻之親屬名之曰姻女之親屬名之為昏故鄭注昏禮云女氏稱昏壻氏稱姻爾雅壻之父為姻婦之父為婚又云壻之黨為姻兄弟婦之黨為婚兄弟是也其天地初分之後遂皇之時則有夫婦故通卦驗云遂皇始出握機矩是法北斗七星而立七政禮緯斗威儀之篇七政則君臣父子夫婦及政等既稱夫婦是始自遂皇也譙周云太昊制嫁娶儷皮為禮是儷皮起於太昊也其媒官之義具於月令疏孟子云舜不告而娶是娶告父母亦起於五帝也其五帝以前為昏不限同姓異姓三王以來文家異姓為昏質家同姓為昏其昏之年幾案異義大戴說男三十女二十有昏娶合為五十應大衍之數自天子達於庶人

同一也故春秋左氏說國君十五而生子禮也二十
而嫁三十而娶庶人禮也禮夫為婦之長殤長殤十
九至十六知夫年十四十五見士昏禮也許君謹案
舜三十不娶謂之鰥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尚有兄伯
邑考知人君早昏娶不可以年三十非重昏嗣也若
鄭意依正禮士及大夫皆三十而後娶及禮云夫為
婦長殤者關異代也或有早娶者非正法矣天子諸
侯昏禮則早矣如左氏所釋毛詩所用家語之說以
男二十而冠女十五而笄自此以後可以嫁娶
至男三十女二十是正昏姻之時與家語異也

鄉飲酒義第四十五

音義 鄭云鄉飲酒義者以其記鄉大夫飲賓於庠序之禮
尊賢養老之義也別錄屬吉禮 疏 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鄉飲酒義者以其記鄉大夫飲賓于庠序
之禮尊賢養老之義此於別錄屬吉事儀禮有其事
此記釋其義也但此篇前後凡有四事一則三年賓

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也四則黨正蜡祭飲酒總而言之皆謂之鄉飲酒知此篇合有四事者以鄭注鄉人鄉大夫又云士州長黨正鄭又云飲國中賢者亦用此禮也鄭必知此篇經云鄉人即鄉大夫士則州長黨正又云君子謂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下又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亦是黨正飲酒之事下又云合諸鄉射是亦州長習射之禮鄭以此參之故知此篇兼有四事鄉則三年一飲州則一年再飲黨則一年一飲也所以然者天子六鄉諸侯三鄉鄉二鄉大夫一鄉各有鄉大夫而鄉有鄉學取致仕在鄉之中大夫為父師致仕之士為少師在於學中名為鄉先生教於鄉中之人謂鄉學每年入學三年業成必升於君若天子鄉則升學士於天子若諸侯之鄉則升學士於諸侯凡升之必用正月也將用升之先為飲酒之禮鄉大夫與鄉先生

謀事學士最賢使為賓次者為介又次者為衆賓皆鄉大夫為主人與之飲酒而後升之故周禮鄉大夫職云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鄭云賢者有德行者能者有道藝者故鄭云古者年七十而致仕老於鄉里大夫名曰父師士名少師而教學焉恒知鄉人之賢者是以大夫就而謀之賢者以為賓其次以為介又其次為衆賓而與之飲酒是亦將獻之以禮禮賓之也若州一年再飲者是春秋習射因而飲之以州長為主人也若黨一年一飲者是歲十二月國於大蜡祭而黨中於學飲酒子貢觀蜡是也亦黨正為主人也此鄉飲酒之義說儀禮鄉飲酒也但儀禮所據是諸侯之鄉大夫三年賓賢能之禮故鄭儀禮鄉飲酒目錄云諸侯之鄉大夫三年將獻賢者於君以禮賓與之飲酒是也鄭必知諸侯鄉大夫者以鄉飲酒禮云磬階間縮霤注云大夫而特縣方

賓鄉人之賢者從士禮也若天子之大夫特縣則鍾磬並有今唯云磬故知諸侯之鄉大夫也若諸侯之州長則士也故儀禮鄉射是諸侯州長經稱鹿中記云士則鹿中明非諸侯之鄉大夫為之也

射義第四十六

音義 鄭云射義者以其記燕射大射之禮觀德行取於士之義也別錄屬吉禮

疏 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射義者以其記燕射大射之禮觀德行取於士之義此於別錄屬吉事案此篇中有鄉射又云不失正鵠正則賓射然則鄉射賓射俱有之矣今目錄唯云燕射大射者但此篇廣說天子諸侯大射燕射之義不專於鄉射賓射故鄭目錄特舉大射燕射其射之所起起自黃帝故易繫辭黃帝以下九事章云古者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又世本云揮作弓夷牟作矢注云揮夷牟黃帝臣是弓矢起於黃帝矣虞書云侯以明之是射侯見於堯舜夏殷無文周則具矣

原目

燕義第四十七音義

鄭云名燕義者以其記君與臣燕飲之禮上下相報之義也

疏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燕義者以其記君臣燕飲之禮上下相尊之義此於別錄屬吉事案儀禮目錄云諸侯無事若卿大夫有勤勞之功與羣臣燕飲以樂之勤勞謂征伐聘問詩曰吉甫燕喜是也臣有王事之勞亦燕之故燕禮記云若有王事是也

聘義第四十八音義

鄭云名聘義者以其記諸侯之國交相聘問重禮輕財之義

疏正義云案鄭目錄云名曰聘義者以其記諸侯之國交相聘問之禮重禮輕財之義也此於別錄屬吉事此聘義釋儀禮聘禮之義但儀禮聘禮者謂大聘使卿故經云及竟張旜旜是孤卿所建也聘禮謂諸侯伯之卿故經云上介奉束錦士介四人皆奉玉錦介凡五人故知侯伯之卿此聘義所釋包五等之

卿故此經云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皆謂其卿也

喪服四制第四十九音義

鄭云以其記喪服之制取其仁義禮智四者也別録屬喪

禮 䟽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曰喪服四制者以其記喪服之制取於仁義禮知也此於別録舊說屬喪服鄭云舊說案別録無喪服四制之文唯舊說稱此喪服之篇屬喪服然以上諸篇每篇言義此不云喪義而云喪服四制者但以上諸篇皆記儀禮當篇之義故每篇言義也此則記者別記喪服之四制非記儀禮喪服之篇故不云喪服之義也

禮記注疏原目

禮記注疏原目考證

禮記疏遂皇謂遂人○遂人當作燧人後文可證

曲禮上第一疏既題曲禮於上故著禮記於下以配注耳鄭氏者姓鄭云云○臣召南按疏文則原題曲禮上第一之下尚有禮記鄭氏注五字故疏依次解之

檀弓上第三疏此檀弓在六國之時云云○臣召南按檀弓與子游同時非六國時人也作檀弓記者則六國時人有仲梁子之文可証耳疏此字下似脱記字

檀弓下似脫者字

明堂位第十四疏講學大夫淳于登說云○臣名南按鄭言明堂獨取淳于登之說故與大戴蔡邕不同但此疏所引登語與玉藻疏中字句亦微有異

樂記第十九疏其樂尤微以音律爲節○臣名南按藝文志原文作其樂尤微眇此脫眇字又河間獻王好博古原文作好儒又諸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云樂事者以作樂記事也原文但云以作樂記也此事字

衍又其内史丞王度傳之原文作内史丞王定傳之

此丞字度字並誤

冠義第四十三疏此於别録屬吉事○臣名南按劉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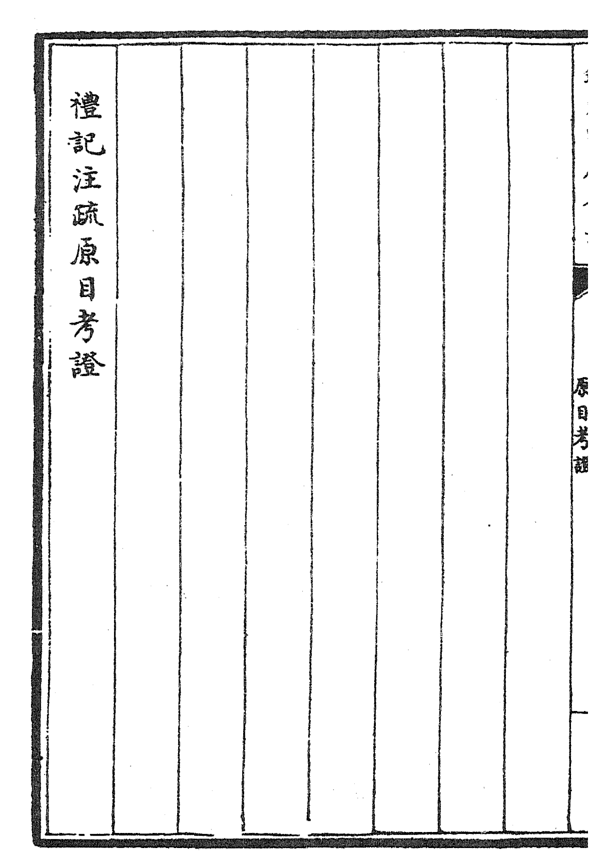
别録此與昏義射燕鄉飲酒並云屬吉事以周禮大

宗伯五禮之目為據則飲食昏冠賓射饗燕並屬嘉

禮士冠禮篇鄭目録曰冠禮於五禮屬嘉禮是也

聘義第四十八疏此於别録屬吉事○臣名南按周禮

大宗伯五禮之目聘屬賓禮



禮記注疏原目考證

三禮注解傳述人

唐　陸德明　録

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鄭子太叔云夫禮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左傳云禮所以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禮教之設其源遠哉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於周公代時轉浮周公居攝曲為之制故曰經禮三百威儀三千及周之衰諸侯始僭將踰法度惡其害己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矣孔子反魯

乃始删定值戰國交争秦氏坑焚惟故禮經崩壞為甚漢興有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即今之儀禮也而魯徐生善為容孝文時為禮官大夫景帝時河間獻王好古得古禮獻之鄭六藝論云後得孔氏壁中河間獻王古文禮五十六篇記百三十一篇周禮六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多異劉向别録云古文記二百四篇藝文志曰禮古經五十六篇出于魯淹中蘇林云淹中里名或曰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時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冬官一篇乃購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之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授

東海孟卿 孟喜父 卿授同郡后蒼及魯閭丘卿其古禮經五十六篇蒼傳十七篇所餘三十九篇 付書館名為逸禮蒼說禮數萬言號曰后蒼曲臺記 在曲臺校書著記因以為名 孝宣之世蒼為最明 授沛聞人通漢 字子方以太子舍人論石渠至中山中尉 及梁戴德 字延君號大戴信都太傅 戴聖 字次君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 沛慶普 字孝公東平太傅 由是禮有大小戴慶氏之學普授魯夏侯敬又傳族子咸 豫章太守 大戴授琅邪徐良 字斿卿為博士州牧郡守家世傳業 小戴授梁人橋仁 字季卿大

鴻臚家世傳業及揚榮字子孫琅邪太守王莽時劉歆為國師始建立周官經以為周禮河南緱氏杜子春受業於歆還家以教門徒好學之士鄭興父子興字少贛河南人後漢太中大夫子衆已見前並作周禮解詁等多往師之賈景伯亦作周禮解詁禮記者本孔子門徒共撰所聞以為此記後人通儒各有損益故中庸是子思伋所作緇衣是公孫尼子所制鄭玄云月令是呂不韋所撰盧植字子幹涿郡人後漢北中郎將九江太守云王制是漢時博士所為陳邵字節良下邳人晉司空長史

周禮論序云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刪大戴禮為四十九篇是為小戴禮漢劉向别録有四十九篇其篇次與今禮記同名為他家書拾撰所取不可謂之小戴禮後漢馬融盧植考諸家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敘畧而行於世即今之禮記是也鄭玄亦依盧馬之本而注焉范氏後漢書云中興鄭衆傳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玄玄作周官注鄭注引杜子春鄭大夫鄭司農之義鄭玄三禮目録云二鄭信同宗之大儒今賛而辯之玄本治小戴禮後以古經校

之取其於義長者順者故為鄭氏學玄又注小戴所傳禮記四十九篇通為三禮焉漢初立高堂生禮博士後又立大小戴慶氏三家王莽又立周禮後漢三禮皆立博士今慶氏曲臺久亡大戴無傳學者唯鄭注周禮儀禮禮記並列學官而喪服一篇又別行於世今三禮俱以鄭為主

馬融注周官十二卷鄭玄注十二卷王肅注十二卷

干寶注十三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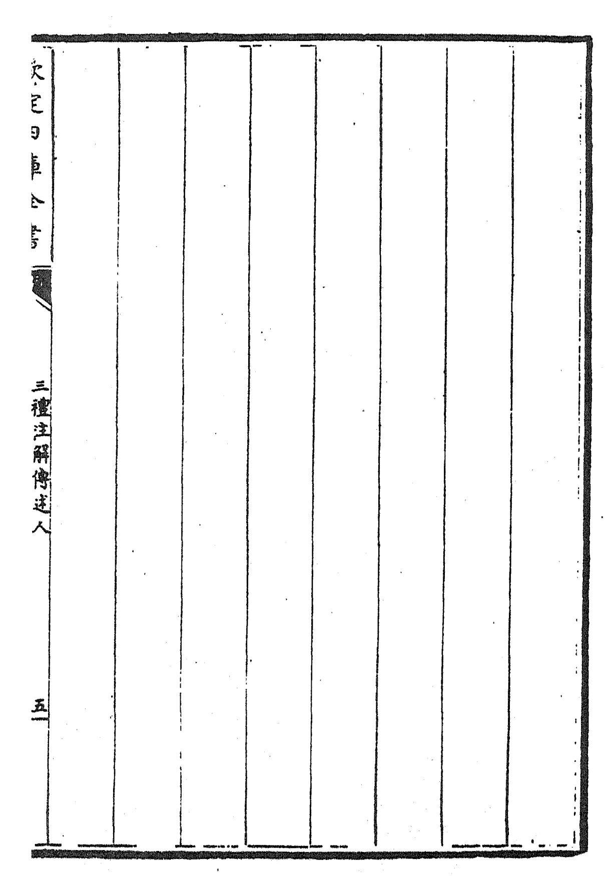
鄭玄注儀禮十七卷馬融王肅孔倫字敬序會稽人東晉廬陵太守集衆家注陳銓不詳何人裴松之字士期河東人宋太中大夫西鄉侯雷次宗蔡超字希遠濟陽人宋丞相諮議參軍田儁之字僧紹馮翊人齊東平太守劉道拔彭城人宋海豐令周續之自馬融以下並注喪服

盧植注禮記二十卷鄭玄注二十卷王肅注三十卷

孫炎注二十九卷字叔然樂安人魏祕書監徵不就葉遵注十二卷字長儒燕人宋奉朝請庾蔚之畧解十卷字閼隨頳川人宋員外常侍

鄭玄三禮音各一卷王肅三禮音各一卷七錄唯云撰禮記音李軌周禮儀禮音各一卷

禮記音二卷 劉昌宗 周禮儀禮音各一卷禮記音五卷 徐邈 周禮音一卷闕錄無禮記音闕 射慈 字孝宗彭城人吳中書侍郎齊王傅禮記音一卷 謝楨 不詳何人禮記音一卷 孫毓 禮記音一卷 繆炳 禮記音一卷 曹耽 字愛道譙國人東闕安人諮議參軍禮記音二卷 尹毅 天水人東晉國子助教禮記音一卷 蔡謨 字道明濟陽考城人晉司徒文穆公闕音闕卷 范宣 字宣子濟陽人東晉員外郎不就禮記音二卷 徐爰 禮記音三卷 王曉 闕作周禮音一卷云定鄭氏音闕士江南無此書不詳何人 右作音人近有戚袞作周禮音沈重撰問禮禮記音梁國子助教皇侃撰禮記義疏五十卷又傳喪服義疏並行於世



三禮注解傳述人

謹按原目第二頁前五行疏封禪書刋本書訛云

今改

第十一頁前一行疏以天去地十九萬刋本監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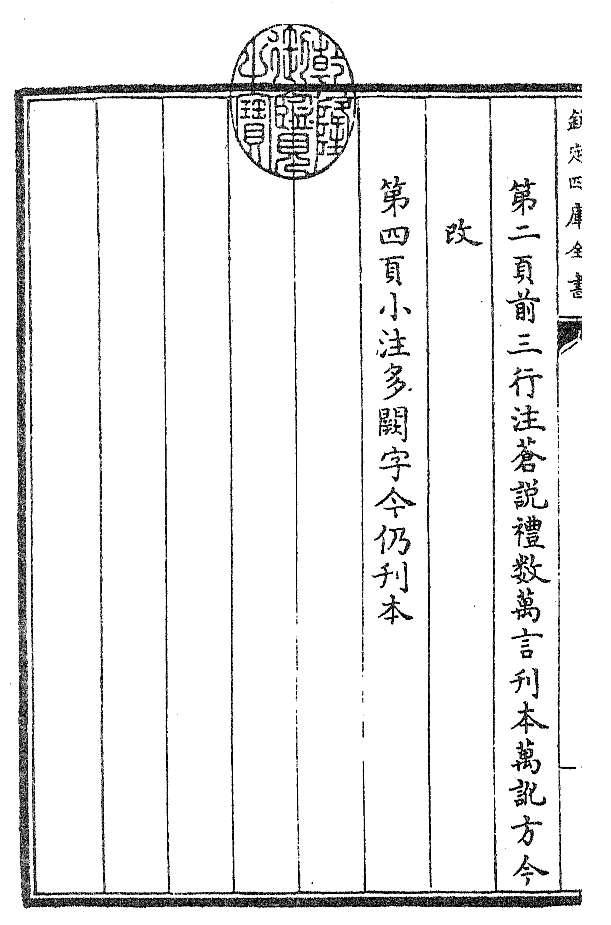
毛本九訛五據宋本改

第二十一頁後七行疏儒者濡也以先王之道能

濡其身刋本濡並訛儒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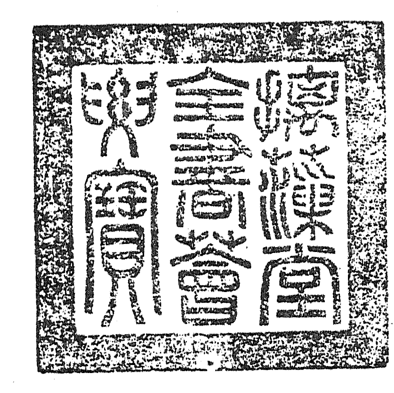
三禮注解傳述人第一頁後七行注失冬官一篇

刋本冬訛事今改



第二頁前三行注蒼說禮数萬言刊本萬訛方今改

第四頁小注多闕字今仍刊本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檢討臣李學錦

謄録監生臣蔣聽岵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注疏卷一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禮記注疏卷一

漢鄭氏注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曲禮上

曲禮曰毋不敬注禮主於敬音義毋音無說文云止之詞其字從女內有一畫象有姦之形禁止之勿令姦古人云毋猶今人言莫也案毋字與父母字不同俗本多亂讀者皆朱點毋字以作無音非也後放此疑者特復音之儼若思注儼矜莊貌人之坐思貌必儼然音義儼魚檢反本亦作嚴同矜莊貌思如字徐息嗣反矜居冰反安定辭注

審言語也易曰言語者君子之樞機音義樞昌朱反安民哉

注此上三句可以安民說曲禮者美之云耳疏正義曰此一節明人君立治之本先當肅心謹身慎口之事曲禮曰者案下文安民哉是爲君上所行故記人引儀禮正經毋不敬以下三句而爲實驗也毋不敬者人君行禮無有不敬行五禮皆須敬也儼若思者儼矜莊貌也若如也思計慮也夫人計慮狀必端慤今明人君矜莊之貌如人之思也安定辭者安定審也辭言語也人君出言必當慮之於心然後宣之於口是詳審於言語也但人君發舉不離口與身心既心能肅敬身乃矜莊口復審慎三者依於德義則政教可以安民也云哉者記人美此三句者也注正義曰禮主於敬者孝經云禮者敬而已矣是也又案鄭目錄云曲禮之中體含五禮今云曲禮曰毋不敬則五禮皆須敬故鄭云禮主於敬然五禮皆

以拜為敬禮則祭極敬主人拜尸之類是吉禮須敬也
拜而後稽顙之類是凶禮須敬也主人拜迎賓之類是
賓禮須敬也軍中之拜肅拜之類是軍禮須敬也冠昏
飲酒皆有賓主拜答之類是嘉禮須敬也兵車不式乘
玉路不式鄭云大事不崇曲敬者謂敬天神及軍之大
事故不崇曲小之敬熊氏以為唯此不敬者恐義不然
也既云曲禮曰是引儀禮正經若引春秋曰詩曰之類
所引者若冠禮戒辭云壽考惟祺介爾景福之等今不
見者或在三千散亡之中也經唯云儼若思不云坐鄭
必知坐思者案大學云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
後能慮慮即思故知思必當坐也審言語也者論語云
駟不及舌故審言語也易曰者易繫辭之文也故彼云
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出其言
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行者君子之樞
機鄭注樞謂戶樞機謂弩牙戶樞之發或明或闇弩牙
之發或中或否以喻君子之言或榮或辱引之者證審

言語之事彼為言行鄭云言語者既證經辭無取於行故變文為語也

敖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注四者慢遊之道桀紂所以自禍音義敖五報反慢也王肅五高反遨遊也長丁丈反盧植馬融王肅並直良反欲如字一音喻從足用反放縱也樂音洛皇侃音岳極如字皇紀力反桀其列反夏之末主名癸紂直丑反殷之末主名辛

疏正義曰此一節承上人君敬慎之道此亦據人君恭謹節儉之事故鄭引桀紂以證之敖不可長者敖者矜慢在心之名長者行敖著迹之稱夫矜我慢物中人不免若有心而無迹則於物無傷若迹著而行用則侵虐為甚傾國亡家必由乎此故戒不可長欲不可從者心所貪愛為欲則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是也人皆有欲但不得從之也志不可滿者六情徧具在心未見為志凡人各有志意但

不得自滿故六韜云器滿則傾志滿則覆樂不可極者樂者天子宮縣以下皆得有樂但主歡心人情所不能已當自抑止不可極為故樂記云樂盈而反以反為文

注正義曰案尚書史記說紂惡甚多不可具載皇氏云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是長夜也糟丘酒池之等是從欲也玉杯象箸之等是志滿也靡靡之樂是樂極也樂之為惡唯有民墜塗炭淫於妹喜之事雖史傳不言四事亦應俱有四者之惡故紂焚宣室桀放南巢但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桀紂皆自身為惡以致滅亡故云自禍也

賢者狎而敬之注狎習也近也謂附而近之習其所行也月令曰雖有貴戚近習音義狎戶甲反近附近之近下注內不出者皆同戚音慼本亦作慽

畏而愛之注心服曰畏曾子曰吾先子之所畏

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注謂凡與人交不可以己心之愛憎誣人之善惡音義誣音無後並同積而能散注謂己有蓄積見貧窮者則當能散以賙救之若宋樂氏音義蓄許六反賙音周樂音岳謂宋司城樂喜安安而能遷注謂己今安此之安圖後有害則當能遷晉咎犯與姜氏醉重耳而行近之音義害如字本亦作難乃旦反咎其久反重直龍反臨財毋苟得注為傷廉也音義為于偽反下為傷為近皆同臨難毋苟免注為傷義也音義難乃旦反很毋求勝分毋求多注為傷平也很鬩也謂爭訟也詩

云兄弟閱于牆音義很胡懇反勝舒證反分扶問反鬩呼歷反猶鬩也爭爭鬩之爭下文皆同疑事毋質注質成也彼己俱疑而已成言之終不然則傷知音義知音智直而勿有注直正也己若不疑則當稱師友而正之謙也疏正義曰此一節總明愛敬安危忠信之事各隨文解之賢者狎而敬之者賢是有德成之稱狎謂近也習也賢者身有道藝朋類見賢思齊焉必須附而近之習其德藝儕倫易相褻慢故戒令相敬也畏而愛之者賢者有其德行人皆心服畏之既有所畏必當愛其德義不可疎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者愛謂己所親幸憎謂己所嫌恨人多愛而不知其惡憎而不知其善故記人戒之云凡人雖愛必當知其心懷惡行崔氏云若石碏知子厚是也心雖憎疾亦當知其善能若祁奚知其仇解狐是

也若然乃可審知人之賢愚積而能散者凡人貪嗇皆好積而不好散令謂己有蓄積能賑之賙無則是仁惠也安安而能遷者上安據心下安據處凡人多居危如安故記人戒之云謂己心安於此所處之安當圖謀於後有害與否若後當有害必須早遷則離害也臨財毋苟得者財利人之所貪非義而取謂之苟得故記人戒之令有財利元非兩人之物兩人俱臨而求之若苟得入己則傷廉隅故鄭云為傷廉也臨難毋苟免者難謂有寇仇謀害君父為人臣子當致身授命以救之故記人戒之云若君父有難臣子若苟且免身而不鬬則陷君父於危亡故云毋苟免見義不為無勇也故鄭云為傷義也很毋求勝者很謂小小鬩很凡人所爭皆欲求勝故記人戒之云如有小小鬩很當引過歸己不可求勝分毋求多者此元是衆人之物當共分之人皆貪欲望多入己故記人戒之云所分之物毋得求多也疑事毋質者人多專固未知而為己知故戒之云彼己俱疑

而來問已質成也若已亦疑則無得成言之若成言疑
事後爲賢人所識則傷己智也故孔子戒子路云不知
爲不知也直而勿有者此謂彼疑己不疑者仍須謙退
直正也彼有疑事而來問己己若不疑而答之則當稱
師友所說以正之勿爲己有此義也注正義曰引月令
者案月令仲冬之月禁戒婦功不得有慢貴戚謂王之
姑姊妹近習謂王之所親幸嬪御之屬言近習者王附
而近之習其色引之者證賢者附而近之習其道藝連
引貴戚於義無所當也引曾子曰吾先子之所畏者孟
子云或問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蹴然曰吾先
子之所畏也先子謂祖曾參不在四科而子路入四科
故曾參心服子路引之者證經畏是心服之義引宋樂
氏者案襄二十九年左傳云鄭國饑子皮貸民粟戶一
鍾樂氏者宋司城官姓樂名喜字子罕宋亦饑樂喜請
於平公云鄰於善民之望請貸民粟并使諸大夫亦貸
之令不引鄭罕氏而引宋樂氏者鄭罕氏施而欲之宋

樂氏施而不欲故晉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施而不德樂氏加焉熊氏云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二家皆非也今鄭爲能散者直取一邊能散之義是同不據家施非禮之事鄭不言是而言若者但禮與諸經事實是一惟文字不同鄭則言是若檀弓云諸侯伐秦曹桓公卒於會鄭注引春秋傳云曹伯廬卒于師是也以其一事故云是也此禮本不爲樂氏而作但事類相似引以爲證故云若也晉舅犯者案左傳僖二十三年晉重耳自翟之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重耳心安於齊不欲歸晉從者重耳之舅子犯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氏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氏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至秦秦伯納之卒爲霸主是安安而能遷之事鄭不云是又不云若而言近之者安安能遷亦不爲重耳而作不得云是遷又非重耳之意不得云若故云近

之也所引詩者是小雅常棣閔管蔡失道之詩也彼云兄弟鬩于墻外禦其侮引之者證經很亦是小鬩很之事若大很則當報之故論語孔子云以直報怨是也

若夫注言若欲為丈夫也春秋傳曰是謂我非夫音義夫方于反丈夫也

坐如尸注視貌正立如齊注磬且聽也齊謂祭祀時音義齊側皆反本亦作齋音同注同

禮從宜注事不可常也晋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乃還春秋善之音義匄本亦作匃音蓋還音旋後放此

使從俗注亦事不可常也牲幣之屬則當從俗所出禮器曰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為禮鬼神不

饗音義使色吏反幣徐扶世反饗許兩反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爲丈夫之法當坐如尸以下四行並備乃可立身各依文解之若夫者凡人若爲丈夫之法必當如下所陳故目丈夫於上下乃論其行以結之坐如尸者尸居神位坐必矜莊言人雖不爲尸若所在坐法必當如尸之坐故鄭云視貌正也立如齊者人之倚立多慢不恭故戒之云倚立之時雖不齊亦當如祭前之齊必須磬折屈身禮從宜者皇氏云上二事丈夫爲儼恪之儀此下二事丈夫爲君出使之法義或然也禮從宜者謂人臣奉命出使征伐之禮雖奉命出征梱外之事將軍裁之知可而進知難而退前事不可準定貴從當時之宜也使從俗者使謂臣爲君出聘之法皆出土俗牲幣以爲享禮土俗若無不可境外求物故云使從俗也皇氏云上禮從宜與此使從俗互而相通皆是以禮而使義或然也注正義曰案左傳宣十二年邲之戰楚侵鄭晉救之及河聞鄭既及楚平中軍將荀林

父欲還不濟上軍將士會曰善中軍佐先穀曰不可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又哀十一年齊伐魯魯武叔初不欲戰為冉求所非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二傳之言當是先穀之辭也彼無是謂我鄭君足之也磬且聽也者案士虞禮云無尸者主人哭出復位祝闔牖戶如食間是祭時主人有聽法云磬者謂屈身如磬之折殺案考工記云磬氏為磬倨句一矩有半鄭云必先度一矩為句一矩為股而求其弦既而以一矩有半觸其弦則磬之倨句也是磬之折殺其形必曲人之倚立亦當然也又云齊謂祭祀時者凡齊皆在祭前自整齊之名並於適寢之中坐而無立今云立如齊者齊有立者但祭前有齊所以自整齊也則祭日神前亦當齊則齊者是先後通稱此言立如齊非祭前坐齊故鄭云齊謂祭祀時也若然此立謂侍尊者之時故玉藻云凡侍於君紳垂足如履齊視下聽上是也案春秋襄十九年齊侯環卒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

卒乃還公羊云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此受命於君而伐齊則何大其不伐喪也大夫以君命出使進退在大夫也牲幣之屬當從俗所出者謂若邾特牲及聘禮朝聘皆有皮馬龜金竹箭璧帛之等有則致之無則已故云不可常也禮器曰天不生者謂天不以四時而生若李梅冬實地不養者謂居山以魚鼈居澤以鹿豕君子不以為禮者謂天不生地不養之等君子不將為饗禮鬼神不饗者言君子不以為禮者秖由鬼神不歆饗此非常之物明鬼神依人也

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禮不妄說人注為近佞媚也君子說之不以其道則不說也音義夫音扶凡發語之端皆然後放此疏所居反或作疎決徐古穴反嫌戶恬反別彼列反下注下文同說音

悅又始悅反注同佞乃定反口才曰佞媚眉忌反意向曰媚不辭費注為傷信君子先行其言而後從之音義辭本又作詞同說文以詞為言詞之字辭不受也後皆放此費芳味反言而不行為辭費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注為傷敬也人則習近為好狎音義侮徐亡撫反輕慢也好呼報反注同修身踐言謂之善行注踐履也言履而行之音義行下孟反下行修同行修言道禮之質也注言道言合於道質猶本也禮為之文飾耳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注謂君人者取於人謂高尚其道取人謂制服其身音義取於舊七樹反謂趣就師求道也皇如字謂取師之

道取人如字謂制師使從己禮聞來學不聞往教注尊道藝疏正義曰此一節總明治身立行交接得否皆由於禮故以禮為目各遣文辭之夫禮者所以定親疏者五服之內大功已上服麤者為親小功已下服精者為疏故周禮小史掌定繫世辨昭穆也決嫌疑者若妾為女君期女君為妾若服之則太重降之則有舅姑為婦之嫌故全不服是決嫌疑者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喪顏回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是決疑也別同異者賀瑒云本同今異姑姊妹是也本異今同世母叔母及子婦是也明是非也者得禮為是失禮為非若主人未斂子游裼裘而弔得禮是也曾子襲裘而弔失禮非也但嫌疑同異是非之屬在禮甚衆各舉一事為證而皇氏具引今亦略之禮不妄說人者禮動不虛若說人之德則爲之問人之寒則衣之若無爲無衣則爲妄說近於佞媚也不辭費者凡爲人

之道當言行相副今直有言而無行爲辭費禮者所以辨尊卑別等級使上不逼下下不僭上故云禮不踰越節度也不侵侮者禮主於敬自卑而尊人故戒之不得侵犯侮慢於人也不好狎者賢者當狎而敬之若直近而習之不加以敬則是好狎故鄭云習近爲好狎也凡爲禮之法皆以忠信仁義爲本禮以文飾行修者忠信之行修言道者言合於仁義之道質本也則可與禮爲本也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者熊氏以爲此謂人君在上招賢之禮當用賢人德行不得虛致其身禮聞取於人者謂禮之所聞既招致有賢之人當於身上取其德行用爲政教不聞直取賢人授之以位制服而已故鄭云謂君人者皇氏以爲人君取師受學之法取於人謂自到師門取其道藝禮聞來學者凡學之法當就其師處北面伏膺不聞往教者不可以屈師親來就已故鄭云尊道藝也注正義曰論語文孔子曰君子說之不以其道則不說也不以其道說之是妄說故君子不說也

引證經禮不妄說人之事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辯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涖官行灋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注分辯皆別也宦仕也班次也涖臨也莊敬也學或為御音義辯皮勉反徐方勉反上下上謂公卿下謂大夫士宦音患朝直遙反涖本亦作莅徐音利沈力二反又力位反禱丁老反鄭云求福曰禱祠音詞求得曰祠共音恭本或作供莊側良反徐側亮反學或為御鄭此注為見他本也後放此是以君子恭敬

撙節退讓以明禮注撙猶趨也音義撙祖本反趨七俱反就也向也嬰母能言不離飛鳥狌狌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夫唯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注聚猶共也鹿牝曰麀音義嬰本或作鸚厄耕反母本或作鵡同音武諸葛恪茂后反離力智反下同狌本又作猩音生禽獸盧本作走獸麀音憂牝鹿也牝頻忍反徐扶盡反舊扶允反是故聖人作為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疏正義曰此一節明禮為諸事之本言人能有禮然後可異於禽獸也道德仁義非禮不成者道者通物之名德者得理之稱仁是施恩及物義是裁斷合宜言人欲行此四事不用禮無由得成故云非禮不成也道德為萬事之

本仁義為舉行之大故舉此四者為用禮之主則餘行須禮可知也道是通物德是理物理物由於開通是德從道生故道在德上此經道謂才藝德謂善行故鄭注周禮云道多才藝德能躬行非是老子之道德也熊氏云此是老子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今謂道德大而言之則包羅萬事小而言之則人之才藝善行無問大小皆須禮以行之是禮為道德之具故云非禮不成然人之才藝善行得為道德者以身有才藝事得開通身有美善於理為得故稱道德也教訓正俗非禮不備者熊氏云教謂教人師灋訓謂訓說義理以此教訓正其風俗非得其禮不能備具故云非禮不備但教之與訓小異大同分爭辯訟非禮不決者周禮司寇以兩造禁民訟又云以兩劑禁民獄故鄭云爭罪曰獄爭財曰訟則萬事通名故左傳云凡有血氣皆有爭心又云錐刀之末當盡爭之是也此爭財曰訟對文異耳散則通名故左傳云衛侯與元咺訟是爭罪亦曰訟

也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者上謂公卿大夫下謂士也君父南面臣子北面公卿大夫則列位於上士則列位於下兄前弟後唯禮能定也白虎通云君羣也羣下之所歸心也臣堅也厲志自堅也父矩也以灋度教子也子孳也孳孳無已也兄况也况父灋也弟悌也心順行篤也宦學事師非禮不親者熊氏云宦謂學仕宦之事學謂學習六藝此二者俱是事師非禮不親左傳宣二年趙盾見靈輒餓問之云宦三年矣服虔云宦學也是學職事為官也班朝治軍涖官行灋非禮威嚴不行者班次也朝朝廷也次謂司士正朝儀之位次也治軍謂師旅卒伍各正其部分也涖臨也官謂卿大夫士各有職掌行灋謂司寇士師明刑灋也皆用禮威嚴乃行也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者周禮都宗人云國有大故則令禱祠鄭注云祠謂報賽又小宗伯注云求福曰禱求得曰祠熊氏云祭祀者國家常禮牲幣之屬以供給鬼神唯有禮乃能誠敬是以君子恭

敬撙節退讓以明禮者君子是有德有爵之通稱王肅云君上位子下民又康成注少儀云君子卿大夫若有異德者凡禮有深疑則舉君子以正之恭敬者何胤云在貌為恭在心為敬何之所說從多舉也夫貌多心少為恭心多貌少為敬所以知者書云奉先思孝接下思恭又云貌曰恭又少儀云賓客主恭祭祀主敬論語云巧言令色足恭又云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别乎又孝經說君父同敬惟母不同敬以此諸文言之凡稱敬多為尊故知貌多為恭心多為敬也又通而言之則恭敬是一左傳云敬恭父令士昏記云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孝經云恭敬安親此並恭敬連言明是一也撙者趨也節撙度也言恒趨於法度退讓以明禮者應進而遷曰退應受而推曰讓以明禮者即道德仁義已下並須禮以成故君子之身行恭敬趨撙度乃退讓之事以明禮也爾雅云猩猩小而好啼郭注山海經云人面豕身能言語今交阯封谿縣出猩猩狀如貛㹠聲似

小兒啼今書禽獸之名經記不同爾雅云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今鸚鵡是羽曰禽猩猩四足而毛正可是獸今並云禽獸者凡語有通別別而言之羽則曰禽毛則曰獸所以然者禽者擒也言鳥力小可擒捉而取之獸者守也言其力多不易可擒先須圍守然後乃獲故曰獸也通而爲説鳥不可曰獸獸亦可曰禽故鸚鵡不曰獸而猩猩通曰禽也故易云王用三驅失前禽則驅走者亦曰禽也又周禮司馬職云大獸公之小禽私之以此而言則禽未必皆鳥也又康成注周禮云凡鳥獸未孕曰禽周禮又云以禽作六摯卿羔大夫鴈白虎通云禽者鳥獸之總名以此諸經證禽名通獸者以其小獸可擒故得通名禽也

大上貴德注大上帝皇之世其民施而不惟報音義大音泰注同大上謂三皇五帝之世施始豉反下同其次務施報注三王之世禮始

興焉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況富貴乎注負販者尤輕恌志利宜若無禮然音義販方萬反恌吐彫反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注懾猶怯惑音義好呼報反下同懾之涉反怯丘刼反何胤云憚所行為怯疏正義曰此一節明世變道殊所貴有異雖負販者必須有禮各隨文解之大上貴德者大上謂三皇五帝之世也其時猶淳厚其德不尚往來之禮所貴者在於有德故曰貴德也德主務施其事但施而不希其反也皇是三皇帝是五帝不云皇帝者恐

是一事不分散鄭升帝於皇上以殊異代矣然五帝雖有三禮五玉陟方朝會而猶是揖讓故上同三皇是以禮運注謂五帝為大道之時也熊氏云三皇稱皇者皆行合天皇之星故詩緯含神霧宋均注云北極天皇大帝其精生人然則稱皇者皆得天皇之氣也鄭氏意則以伏犧女媧神農為三皇故注中候勑省圖引運斗樞伏犧女媧神農為三皇也然宋均注援神契引甄耀度數燧人伏犧神農為三皇譙周古史考亦然白虎通取伏犧神農祝融為三皇孔安國則以伏犧神農黃帝為三皇並與鄭不同此皆無所據其言非也鄭數伏犧女媧神農非謂其人身自相接其間代之王多矣六藝論云燧人至伏犧一百八十七代宋均注文耀鉤云女媧以下至神農七十二姓譙周以為伏犧以次有三姓始至女媧女媧之後五十姓至神農神農至炎帝一百三十三姓是不當身相接譙周以神農炎帝為別人又以神農為木德女媧為水德皆非鄭義也其五帝者鄭注

中候勑省圖云德合五帝座星者稱帝則黃帝金天氏高陽氏高辛氏陶唐氏有虞氏是也實六人而稱五者以其俱合五帝座星也五帝所以稱帝者坤靈圖云德配天地在正不在私稱之曰帝三王稱王者莊三年穀梁傳曰其曰王者人所歸往也散而言之則三皇亦稱帝即月令云其帝太昊是也五帝亦稱皇則呂刑云皇帝清問下民是也至三王德劣不得上同於天唯稱王而已此云大上貴德鄭云帝皇之世則帝皇以上皆行德也所以中候握河紀云皇道帝德非朕所專是三皇行道五帝行德不同者但德由道生道為其本故道優於德散而言之德亦是道故總云貴德既三皇行道五帝行德以次推之則三王行仁五霸行義五帝雖行德亦能有仁故大學云堯舜率天下以仁是也案老子云道常無名河上公云能生天地人則當大易之氣也道德經云上德不德其德稍劣於常道則三皇之世法大易之道行之也然則可行之道則伏犧畫八卦之屬是

也三皇所行者也下德不失德河上公云下德謂號諡之君則五帝所行者也但三皇則道多德少五帝則道少德多此皆熊氏之説也今謂道者開通濟物之名萬物由之而有生之不為功有之不自伐虛無寂寞隨物推移則天地所生微妙不測聖人能同天地之性其受養如此謂之為道此則常道人行大道也其以此善行為心於己為得雖不矜伐意恒為善謂之為德此則為於道也既能推恩濟養惻隱矜恤於物謂之為仁又為於德若其以仁拾物物不從已征伐刑戮使人服從謂之為義又為於仁以義服從恐其叛散以禮制約苟相羈縻是之謂禮又為於義此是人情小禮非大禮也聖人之身俱包五事遇可道行道可德行德可仁行仁可義行義皆隨時應物其實諸事並有非是有道德之時無仁義有仁義之時無道德也此道德以大言之則天地聖人之功也以小言之則凡人之行也故鄭注周禮云道多才藝德能躬行謂於一人之上亦能開通亦於

己為德以此言之則周禮三德六德及臯陶九德及洪範三德諸經傳道德皆有分域小大殊名不足怪也其次務施報者其次謂三王之世也務猶事也三王之世獨親其親獨子其子貨力為己施則望報以為恒事故云務施報禮尚往來者言三王之世其禮主尚往來貨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者懾怯也惑也貧者之容好怯惑畏人使心志不遂若知禮者則持禮而行之故志不懾怯是以於負販之中必有所尊也注正義曰惟思也世既貴德但有施惠而不思求報也懾猶怯惑者何胤云憚所行為怯迷於事為惑義或當然

人生十年曰幼學注名曰幼時始可學也內則曰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注有室有妻也妻稱室音義冠古亂反四十曰強而仕五

十曰艾服官政注艾老也音義艾五蓋反謂蒼艾色也一音刈治也六十曰耆指使注指事使人也六十不與服戎不親學音義耆渠夷反賀瑒云至也至老境也與音預七十曰老而傳注傳家事任子孫是謂宗子之父音義傳直專反沈直戀反八十九十曰耄注耄惛忘也春秋傳曰謂老將知耄又及之音義耄本又作旄同忘報反注同本或作八十曰耋九十曰旄後人妄加之惛音昏一音呼困反忘亡亮反又如字知音智七年曰悼注悼憐愛也音義悼徒報反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注愛幼而尊老百年曰期頤注期猶要也頤養也不知衣

服食味孝子要盡養道而已音義頤羊時反要於遥反又如字下同養道羊尚反又如字大夫七十而致事注致其所掌之事於君而告老若不得謝注謝猶聽也君必有命勞苦辭謝之其有德尚壯則不聽耳音義聽吐丁反後可以意求皆不音勞如字又力報反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注几杖婦人安車所以養其身體也安車坐乘若今小車也老夫老人稱也亦明君尊賢春秋傳曰老夫耄矣於其國則稱名注君雖尊異之自稱猶若臣越國而問焉

必告之以其制注隣國來問必問於老者以答之制法度疏正義曰此一節明人幼而從學至於成德終始之行皆遵禮制各隨文解之人生十年曰幼學者謂初生之時至十歲依內則子生八年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目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故以十年為節也幼者自始生至十九時故檀弓云幼名者三月為名稱幼冠義云棄爾幼志是十九以前為幼喪服傳云子幼鄭康成云十五以下皆剔有義今云十年曰幼學是十歲而就業也二十曰弱冠者二十成人初加冠體猶未壯故曰弱也至二十九通得名弱冠以其血氣未定故也不曰人生並承上可知也今謂庶人及士之子若卿大夫十五以上則冠故喪服云大夫為昆弟之長殤是也其冠儀與士同故鄭特牲云無大夫冠禮是也其大夫之子亦二十而冠其諸侯之子亦二十而冠天子之子則十二而冠若天子諸侯之身則皆十二而冠

具釋在冠義三十曰壯有室者三十而立血氣已定故曰壯也壯有妻妻居室中故呼妻為室若通而言之則宮室通名故爾雅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別而言之論其四面穹隆則曰宮因其貯物充實則曰室室之言實也今不云有妻而云有室者妻者齊也齊為狭局云室者含妾媵事類為廣業媒氏云男三十女二十鄭康成云二三者天地相承覆之數也易曰參天兩地而倚數焉白虎通云男三十筋骨堅強任為人父女二十肌膚充盛任為人母合為五十應大衍之數生萬物也四十曰強而仕者三十九以前通曰壯壯久則強故四十曰強強有二義一則四十不惑是智慮強二則氣力強也五十曰艾服官政者四十九以前通曰強年至五十氣力已衰髮蒼白色如艾也五十是知天命之年堪為大夫服事也大夫得專事其官政故曰服官政也鄭康成注孝經云張官設府謂之卿大夫即此之謂也熊氏云案中候運衡云年耆既艾注云七十曰艾言七十者以

時堯年七十故以七十言之又中候準纖指云仲父年
艾誰將逮政注云七十曰艾者云誰將逮政是告老致
政致政當七十之時故以七十曰艾六十曰耆指使者
賀瑒云耆至也至老之境也六十耳順不得執事但指
事使人也鄭注射義云耆耆皆老也七十曰老而傳者
六十至老境而未全老七十其老已全故言老也既年
已老則傳徙家事付委子孫不復指使也八十九十曰
耄耄者耄僻謬也人或八十而耄或九十而耄故並言二
時也七年曰悼悼者悼憐愛也未有識慮甚可憐愛也年
七歲而在九十後者以其同不加刑故退而次之也悼
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者幼無識慮則可憐愛老已耄
而可尊敬雖有罪而同不加其刑辟也周禮司刺有三
赦一曰幼弱二曰老耄三曰惷愚鄭注云若今時律令
未滿八歲八十以上非手殺人他皆不坐故司刺有三
赦皆放免不坐也百年曰期頤者期要也頤養也人年
百歲不復知衣服飲食寒煖氣味故人子用心要求親

之意而盡養道也頤養也易序卦文大夫七十而致事者七十曰老在家則傳家事於子孫在官致所掌職事還君退還田里也不云置而云致者置是廢絕致是與人明朝廷必有賢代己也白虎通云臣年七十懸車致仕者臣以執事趨走為職七十耳目不聰明是以退老去避賢也所以長廉遠恥懸車示不用也致事致職於君君不使退而自去者尊賢也若不得謝者謝猶聽許也君若許其罷職必辭謝云在朝日久劬勞歲積是許其致事也今不得聽是其有德尚壯猶堪掌事不聽去也則必賜之几杖者熊氏云既不聽致事則祭義云七十杖於朝是也聽致事則王制云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是也案書傳云七十杖於朝鄭注云朝當為國者以其下有八十杖於朝故以朝當為國也與王制同並謂聽致事也行役以婦人者行役謂本國巡行役事婦人能養人故許自隨也適四方乘安車者適四方謂遠聘異國時乘安車安車小車也亦老人所宜然此養老

之具在國及出皆得用之今言行役婦人四方安車則相互也從語便故離言之耳自稱曰老夫者若此老臣行役及適四方應與人語其自稱為老夫言已是老大夫也必稱老者明君貪賢之故而臣老猶在其朝也於其國則稱名者於其國謂自與其君言也雖老猶自謂名也越國而問焉必告之以其制者越國猶他國也若他國來問已國君之政君雖已違其事猶宜問於老賢老賢則稱國之舊制以對他國之問也注正義曰六十不與戎服不親學者此王制文引之者證不自使也是謂宗子之父者然庶子年老亦得傳付子孫而鄭唯云謂宗子者為喪服有宗子孤為殤鄭云言孤有不孤者謂父有廢疾若七十而老子代主宗事者也鄭今欲會成喪服義故引宗子之父也又一云宗子並謂五宗也五宗之子並是傳祭之身故指之也庶子乃授家事於子非相傳之事此既云傳故鄭知非庶子也必為宗子父者以經言傳傳者上受父祖之事下傳子孫子孫之

所傳家事任事為重若非宗子無由傳之但七十之時祭祀之事猶親為之其視濯溉則子孫致序卦注云謂父退居田里不能備祭宗廟長子當親視滌濯鼎俎是也若至八十祭亦不為故王制云八十齊喪之事不及也注云不齊則不祭也耄惛忘也者惛忘即僻謬也所引春秋者左傳昭元年周景王使劉定公勞晋趙孟定公勸趙孟纂禹之績廣樹之功趙孟對云老夫罪戾朝不謀夕劉子歸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引之者證老為耄安車坐乘若今小車者古者乘四馬之車立乘此臣既老故乘一馬小車坐乘也庾蔚云漢世駕一馬而坐乘也熊氏云案書傳略說云致仕者以朝乘車輲輪鄭云乘車安車言輲輪明其小也春秋傳曰老夫耄矣者引左傳證老臣對他國人自稱老夫也此是春秋隱四年衛石碏辭也石碏子厚與衛州吁遊州吁弑其異母兄完而自立未能和民欲結强援時陳侯有寵於周桓王州吁與石厚往陳欲因陳

自達於周而石碏違人告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君雖尊異之自稱猶若臣者案玉藻云上大夫曰下臣士相見禮云士大夫於他邦之君曰外臣是上大夫於己君自稱為下臣於他國君自稱為外臣又玉藻云下大夫自名又鄭注玉藻云下大夫自名於他國則曰外臣某是下大夫於己君稱名於他國曰外臣某此既自稱老夫宜是上大夫而稱名從下大夫者既被君尊異故臣亦謙退從下大夫之例而稱名也且玉藻所云是其從下大夫例然臣於君單稱名無嫌也

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注從猶就也音義長丁丈反下皆同操七刀反

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注當謝不敢若曾子之爲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有事反謀識於長者各依文解之操几杖以從之者操執持也杖可以

策身几可以扶己俱是養尊者之物故於諫議之時持就也

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注安定其牀衽也省問其安否何如音義夏遐嫁反凊七性反字從冫冰冷也本或作水旁非也衽而審反徐而鴆反席也在醜夷不爭注醜衆也夷猶儕也四皓曰陛下之等夷音義儕仕皆反等也竝才詣反皓戶老反四皓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疏正義曰此一節明人子事親奉養之禮又去爭訟今各隨文解之昏定而晨省者上云冬溫夏凊是四時之灋今說一日之灋定安也晨旦也應臥當齊整牀衽使親體安定之後退至明旦既隔夜早來視親之安否何如先昏後晨兼視經宿之禮熊氏云晨省者案內則云同宮則雞初鳴異宮則昧爽而朝在醜夷

不爭者此一句明朋儕禮也醜衆也夷猶儕也皆等類之名風俗語不同故兼言之夫貴賤相臨則有畏憚朋儕等輩喜爭勝負亡身及親故宜誡之以不爭注正義曰醜衆也釋詁文謂在衆不忿爭也云四皓曰陛下之等夷者證夷是等類也四皓漢時隱人高士也其四人一東園公二綺里季三夏黃公四甪里先生皆老髮白皓素因呼為四皓隱商山不仕高祖數召不出後為高祖欲廢呂后之子盈而立戚夫子之子趙王如意為太子張良使太子卑辭安車遣辯士以請四皓四皓果來舍建成侯所至漢十一年黥布反高祖命太子將兵擊之四皓自相謂曰凡來欲以安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無功則從此受禍且太子所與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皆不肯為用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之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常居前上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之位必

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為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善
用兵諸將皆陛下之等夷今令太子將此屬莫肯為用
於是呂后如四皓言以請高祖高祖時疾自行十二年
破黥布還而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及燕置酒太子侍四
皓從太子高祖驚曰吾召公數歲公逃我今反從我兒
乎四皓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
夫為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注三賜三命也凡仕者一
命而受爵再命而受衣服三命而受車馬車馬而身所
以尊者備矣卿大夫士之子不受不敢以成尊比踰於
父天子諸侯之子不受自卑遠於君音義遠于萬反故州閭
鄉黨稱其孝也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僚友稱其弟也執

友稱其仁也交遊稱其信也注不敢重受賜者心也如此而五者備有爲周禮二十五家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僚友官同者執友志同者音義僚本又作寮了彫反同官者弟大計反下注同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注敬父同志如事父此孝子之行也音義行下孟反疏正義曰此一節明人子謙卑行著於外所敬又廣令各隨文解之言夫者貴賤悉然也三賜三命也言爲人子雖受三命之尊終不敢受車馬車馬則身有成尊便比踰於父故不受所以許受三命而不許受車馬者命是榮美光顯祖父故受也車馬是安身身安不關先祖故不

受也不云不受而云不及者受是已到之日明人子非唯外迹不受抑亦心所不及於此賜也故州閭鄉黨稱其孝也者周禮司徒去王城百里遠郊遠郊之內為六鄉六鄉之民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賙五州為鄉使之相賓又遂人職主六遂六遂之民在遠郊之外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酇五酇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今不言六遂者舉近耳若六遂之中有此孝者則亦稱之也兄弟親戚稱其慈也者親指族內戚言族外慈者篤愛之名兄弟外內通稱親踈交接並見其慈而稱之僚友稱其弟也者僚友同官者也弟者事長次第之名孝子能接同官有所次序不敢踰越等級故同官之友稱之執友稱其仁也者執友執志同者也同師之友意趣相得綢繆切磋故其見仁恩之心而稱之交遊稱其信也者交遊汎交也結交遊往本資信合故稱信也熊氏云然此五句上始州閭下及

交遊亦其次也前孝後信又為差序略舉五者餘行可知不敢受重賜者心也不受由心故有五稱也見父之執者此亦承為人子之事也明非惟見父遊為善乃偏至父友也自上詣下曰見自下朝上曰見父之執謂執友與父同志者也或故往見或路中相見也注正義曰云三賜不及者受命即受賜故三賜三命故公羊云命者何加我服錫者何賜也是其命賜相將也云凡仕者一命受爵再命受衣服三命受車馬者皆約周禮大宗伯之文案大宗伯一命受職職則爵也又宗伯三命受位鄭康成云始有列位於王朝今言受車馬者但三命受位即受車馬以經云車馬故以車馬言之云卿大夫士之子不受不敢以成尊比踰於父者以公侯伯卿三命其子不受不敢比於父公侯伯大夫子男卿再命公侯伯士一命子男之士不命其子三命不受車馬者皆是不敢踰於父不言天子諸侯之子不敢受者以其父位既尊不得言不敢比踰故云自卑遠於君案周禮九

儀壹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崇含文嘉九賜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宗均注云進退有節行步有度賜以車馬以代其勞言成文章行成灋則賜以衣服以表其德動作有禮賜以納陛以安其體長於教誨內懷至仁賜以樂則以化其民居處修理房內不泄賜以朱戶以明其别勇猛勁疾執義堅强賜之虎賁以備非常抗揚威武志在宿衛賜以斧鉞使得專殺內懷仁德執義不傾賜以弓矢使其專征慈孝父母賜以秬鬯以歸祭祀鄭司農以周禮九命與九賜是一也然則此三賜鄭康成知非九賜之第三而云三命之賜者康成以九命與九賜不同九賜謂八命作牧九命作伯之後始加九賜知者王制云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二曰衣服之屬是也又宗伯八命作牧注云侯伯有功德加命得專征伐王制云賜弓矢然後征詩云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傳曰九命然後賜以圭瓚又尚書文侯仇受弓矢秬鬯左傳晉文公受大路戎路弓矢秬鬯虎賁此皆九命之外始有衣服弓矢秬鬯等之賜故知九賜不與九命同也且此云三賜不及車馬其九賜一曰車馬何由三賜不及車馬乎故知此三賜非九賜之三賜也若是九賜之三賜即是自八命九命之尊禮絶凡庶何得下文云州閭鄉黨僚友交遊也故康成以為諸侯及卿大夫之子三命者其公羊說九賜之次與含文嘉不同一曰加服二曰朱戶三曰納陛四曰輿馬五曰樂則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異人之說故文有參差大略同也異義許慎說九賜九命鄭康成以為不同具如前說其大夫賜樂鄉飲酒注云大夫若君賜樂及左傳魏絳有金石之樂非九賜之正禮也車馬之賜進退由於君命今言不受者君子仕辭位不辭祿其物終必受之故鄭注下文不敢受重賜者心也

夫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注告面同耳反言面者從外來宜知親之顏色安否音義告古毒反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注緣親之意欲知之恒言不稱老注廣敬年長以倍則父事之注謂年二十於四十者人年二十弱冠成人有為人父之端今四十於二十者有子道內則曰年二十惇行孝弟音義冠工喚反惇都溫反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注肩隨者與之並行差退音義差初佳反徐初宜反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注席以四人為節因

宜有所尊疏正義曰此一節亦明人子事親之法遊方習業及汎交之禮亦各隨文解之恒言不稱老者老是尊稱若其稱老乃是己自尊大非是孝子卑退之情故注云廣敬言廣者非但敬親因敬親廣敬他人或云子若自稱老父母則甚老則感動其親故舜年五十而慕是也年長以倍則父事之者此謂鄉里之中非親非友但二十以後年長倍己則以父道事之即父黨隨行也十年以長則兄事之者謂年二十於三十者全倍者父事之半倍故兄事之也兄事之則正差退而鴈行也五年以長則肩隨之者謂並行而差退若未二十童子則無此禮以其不能悖行孝弟論語云與先生並行王制云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者舉成人有此禮也童子禮則無也此謂二十於二十五者肩隨則齊於鴈行也然則以此肩隨而推之上云父兄事之豈是溫凊如親正言其或行來坐席推前相類耳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者謂朋友居處灋也羣朋友也子夏

曰吾離羣是也古者地敷橫席而容四人四人則推長者居席端若有五人會應一人別席因推長者一人於異席也注正義曰人年三十而娶於後乃有子則三十於六十乃是倍年今鄭言二十於四十者但二十加冠成人責以為人父為人子之禮雖未有妻子有為人父之端又內則云二十乃能敦行孝弟可責以孝子之行故二十於四十約之為倍年也以二十未合有子故鄭云為人父之端有子道也熊氏云知四人為節者以此云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既長者一人異席餘則四人矣案公食大夫禮云蒲筵常加萑席尋此以蒲席者故得容四人此羣居之法若賓主禮席皆無同坐之法故鄉飲酒賓介異席又云衆賓之席皆不屬焉不相連屬也鄉射衆賓之席繼而西謂相連屬也燕禮及大射公三重大夫再重是皆異席也

為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注

謂與父同宮者也不敢當其尊處室中西南隅謂之奧道有左右中門謂棖闑之中央內則曰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音義其為鳥報反沈於六反處昌慮反下同棖直衡反闑也闑魚列五結二反上時掌反凡言以上皆放此食饗不為槩注槩量也不制待賓客饌具之所有音義食音嗣饗本又作享香兩反槩古愛反饌士戀反祭祀不為尸注尊者之處為其失子之道然則尸卜筮無父者音義為其音于偽反下注除不為孤皆同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注恒若親之將有教使然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注為其近危辱也

人之性不欲見毀訾不欲見笑君子樂然後笑音義訾音紫毀也沈又將知反樂音洛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孝子居處及行立待賓祭祀敬慎之事各隨文解之此明孝子居處閨門之內不言凡者或異居禮則不然居不主奧者主猶坐也奧者室內西南隅也室嚮南戶近東南角則西南隅隱奧無事故呼其名為奧常推尊者于閑樂無事之處故尊者居必主奧也既是尊者所居則人子不宜處之也坐不中席者一席四人則席端為上今不云上席而言中者皆通有二一云敬無餘席非唯不可上亦不可中也一云共坐則席端為上獨坐則席中為尊尊者宜獨不與人共則坐常居中故卑者坐不得居中也行不中道者尊者常正路而行卑者故不得也男女各路路各有中也立不中門者中央有闑闑傍有棖棖謂之門梐今云不中門者謂棖闑之中是尊者所行故人子不得當之而行也食饗不為槩者熊氏

云謂傳家事任子孫若不傳家事則子孫無待賔之事
大夫士或相往來設於饗食燕量也不制設待賔饌具
事由尊者所裁而子不得輒豫限量多少也祭祀不為
尸者尸代尊者之處故人子不為也聽於無聲者謂聽
而不聞父母之聲視於無形者謂視而不見父母之形
此明人子常禮也雖無聲無形恒常於心想像似見形
聞聲謂父母將有教使己然也不苟訾不苟笑者苟且
也相毀曰訾不樂而笑為苟笑彼雖有是非而己苟譏
毀訾笑之皆非彼所欲必反見毀辱故孝子不為也注
正義曰凡上四事皆謂與父同宮者爾若命士以上父
子異宮則不禁所以爾者有命既尊各有臣僕子孫應
敬己故也云不敢當其尊處者四事皆尊者之處室中
西南隅謂之奥者爾雅釋宮文郭璞注云隱奥之處西
北隅謂之屋漏孫氏云日光所漏入東北隅謂之宦孫
氏云日側之明是宦明也東南隅謂之穾郭氏云隱闇
也云內則曰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者證有異居之

道也為其近危辱也者危謂不登高不臨深辱謂不訾不笑也云君子樂然後笑者引論語證不苟笑之事也此是公明賈答孔子云夫子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也

孝子不服闇不登危懼辱親也注服事也闇冥也不於闇冥之中從事為卒有非常且嫌失禮也男女夜行以燭音義瞑本亦作冥莫定反下同卒才忽反父母存不許友以死注為忘親也死為報仇讎不有私財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孝子自謹慎其身不許友以死及不得有私財之事各隨文解之不服闇者服事也謂不行事於闇中也一則為卒有非常二則闇中行事好生物嫌故孝子深戒之父母存不許友以死者謂不許為其友報仇讎也親存須供養則孝子不可死也若

父母存許友報仇怨而死是忘親也親亡則得許友報仇故周禮有主友之讎視從父兄弟白虎通云親友之道不得行者亦不許友以死耳不有私財者家事統於尊財關尊者故無私財

為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注為其有喪象也純緣也玉藻曰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深衣曰具父母衣純以青 音義 純諸允反又之閏反下及注皆同緣悅絹反縞古老反沈又古到反紕婢支反徐補移反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為人子父母存及孤子衣冠純飾不同之事各隨文解之不言凡者若仕者或遇凶荒雖親存亦須素服非要在親沒故不言凡父母存冠衣不純素者冠純謂冠飾也衣純謂深衣領緣也禮具父母大父母存冠衣純以繢若有父母無大父母則純以青若少

而并無則乃純素也故親存者不得純素也注正義曰引玉藻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者證冠純有吉凶之别也縞冠者薄絹為之玄武者以黑繒為冠卷也子姓者姓生也孫是子所生故謂孫為子姓父有服未畢子雖已除猶未全吉也故縞冠玄武玄武是吉縞冠為凶明吉凶兼服也何胤云繒裹卷武也云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又證有素為凶也當祥之日朝服縞冠祥祭之後則縞冠素紕何胤云素紕謂緣冠兩邊云深衣曰具父母衣純以青者引證不純以素之事

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注早喪親雖除喪不忘哀也謂年未三十者三十壯有室有代親之端不為孤也當室適子也深衣曰孤子衣純以素音義早喪息浪反適丁歷反疏正義

曰上言有親而不素此言無親而素者也孤子謂二十九以下而無父者當室謂適子也既少孤故雖除服猶自素也然深衣云孤子衣純以素則嫡庶悉然今云當室則似庶子不同所以爾者通者有二云凡子皆然豈唯當室但嫡子內理烝嘗外交宗族代親既倫嫌或不同故特明之所以鄭引深衣為注會證凡孤子悉同也崔靈恩云指謂當室不當室則純采所以然者當室之孤內理烝嘗外交宗族所覆之事莫不傷心故特純素示哀也深衣不云當室者文畧耳注正義曰三十以外遭喪者除服後即得純采今所言雖是除喪未三十不得純采若至三十則亦采也故云當室適子也深衣曰孤子衣純以素也然注前解適子後引深衣似崔解也深衣不言冠者從可知也

幼子常視毋誑注視今之示字小未有所知常示以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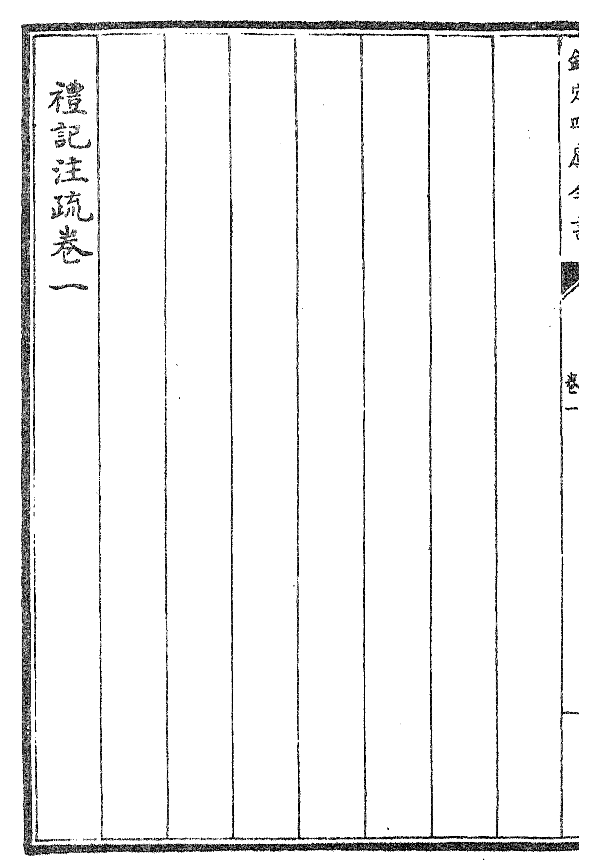
物以正教之無誑欺音義視音示誑本或作誑注同九況反欺也童子不衣裘裳注裘大溫消陰氣使不堪苦不衣裘裳便易音義衣於旣反下同大音泰徐他佐反便婢面反易以豉反立必正方不傾聽注習其自端正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注習其扶持尊者提攜謂牽將行音義提大兮反攜戶圭反奉芳勇反又扶恭反下及注奉扃奉席奉箕皆同負劍辟咡詔之注負謂置之於背劍謂挾之於旁辟咡詔之謂傾頭與語口旁曰咡音義辟匹亦反側也徐芳益反沈扶亦反注同咡徐如志反何云口耳之間曰咡挾音協則掩口而對注習其

鄉尊者屏氣也音義掩於檢反鄉許亮反本又作嚮後文注皆同屏必領反疏正義

曰此一節明父母教子及衣裘裳之法也各隨文解之小兒恒習效長者長者常示以正事不宜示以欺誑恐即學之故曾子兒啼妻云兒莫啼吾當與汝殺豕兒聞輒止妻後向曾子說之曾子曰勿教兒欺即殺豕食兒是不誑也童子不衣裘裳者童子未成人之名也衣猶著也童子體熱不宜著裘裘大溫傷陰氣也又應給役若著裳則不便故並不著也故童子並緇布襦袴也立必正方者立宜正鄉一方不得傾頭屬聽左右也張逸云此說其威儀常然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者非唯教之聽立至於行步亦宜教之提攜謂牽將行時因牽行之又教之為節也奉長者之手為兒長大方當供養扶持長者故先使學之令習使也張逸云說其見與行之法也負劍辟咡詔之者豈但在行須教正在抱時亦令習也負謂致兒背上也劍謂挾於脇下如

帶劍也辟傾也咡口旁也詔告也長者或若負兒之時
而與之語當傾頭以告之也不正嚮之令氣不觸兒也
亦令兒長者所爲而後習之也張逸云辟咡詔之傾頭
以告敎之也此長者之爲也此負謂兒在人背上曰負
兒在懷中亦稱負謂兒負之故內則云三日始負子注
云負之謂抱之則掩口而對者嚮長者告語之此是童
子荅長者童子雖未能掩口而對長者亦敎其爲之其
禮以爲後法掩口恐氣觸人張逸云謂令小者如是所
習嚮尊者屏氣也注正義曰古者觀視於物及以物視
人則皆作示傍著見後世已來觀視於物作示傍著見
以物示人單作示字故鄭注經中視字者是今之以物
示人之示也是擧今以辨古昏禮視諸衿鞶注云視乃
正字今文視作示俗誤行之言視正字也言古之以物
示人作視字爲正故云視乃正字今文儀禮應爲古視
字乃作今示字故言俗誤也使不堪苦者熱消陰氣則
不堪苦使也此童子不衣裘裳二十則可故內則云二

十可以衣裘帛國君十二冠則裘裳早矣女子十五許嫁者則亦衣帛詩云乃生男子載衣之裳是初生暫行此禮口嘗曰唲者案管子書弟子職云食已循唲覆手謂弟子食訖以手循覆於唲故知是口嘗也



禮記注疏卷一

禮記注疏卷一考證

曲禮上曲禮曰注疏是引儀禮正經○臣名南按古人以周禮為經禮儀禮為曲禮故賈公彦疏曰儀禮亦名曲禮言曲者見行事有屈曲也此文是作記者引舊禮經之語說見後文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疏

樂不可極疏天子宮縣以下皆得有樂云云○臣名南按以樂為音樂在鄭注實無明文孔疏特依皇侃為說耳以上文三句推之陸氏音義謂樂音洛是也

若夫注言若欲為丈夫也○劉敞曰坐如尸立如齊乃
大戴禮曾子事父母篇之辭曰孝子惟巧變故父母
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齊云云此成人之善也而未
得為人子之道也此篇蓋取其文而若夫二字失於
刪去鄭氏不知其然乃謂此二句為丈夫之事誤矣
臣名南按宋儒以夫音扶作發語辭解是也

決嫌疑疏若妾為女君期云云是決嫌疑者○臣名南
按是決嫌疑者當作是決嫌也與下文是決疑也相

對陳澔集說引此條甚明可知宋以前之本不誤

凡為人子之禮注四皓疏一東園公二綺里季三夏黃公四角里先生○臣名南按四皓名當云二綺里季夏三黃公據此疏則唐初人已誤作夏黃公讀矣又疏引臣聞毋憂者子抱之按史漢原文無之字蓋衍文也

夫為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注疏然則此三賜鄭康成知非九賜之第三而亡三命之賜者○臣名南按此

疏亡字係云字之訛指注三賜三命也一段各本俱誤

故州閭鄉黨稱其孝也疏周禮司徒去王城百里遠郊云云○臣名南按去字毛本作云字但此二句非周禮本文乃孔疏約其意耳王城百里為遠郊司馬法文百里内為六鄉外為六遂則大司徒序官鄭司農注也此疏遠郊上脱為字

祭祀不為尸注然則尸卜筮無父者○臣名南按此注

下無疏少牢饋食禮筮以某之某為尸注曰某之某者字尸父而名尸也字尸父尊鬼神也賈疏曰曲禮言父在不為尸然則凡為尸者父皆死矣死者當諱其名故云字父尸尊鬼神也可為此句確疏

禮記注疏卷一考證

謹按第四頁前七行疏謂已所嫌恨刋本監本毛

本恨訛慢據宋本改

第七頁後三行疏故云不可常也諸本也訛云據

宋本改

第十一頁後八行疏郭注山海經云諸本注訛璞

據宋本改

第十二頁後四行注宜若無禮然諸本然訛焉據

宋本改

第十五頁前六行音義忘亡亮反刋本忘譌官亡譌忘並據釋文改

後七行注亦明君尊賢諸本尊譌貪據宋本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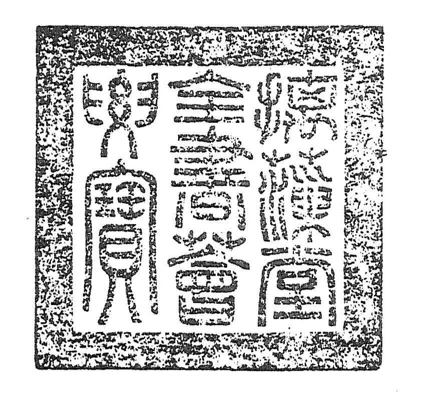
第十六頁前三行疏九年教之數目刋本目譌日今改

前四行疏冠義云諸本義譌禮據宋本改

第十六頁後三行疏室者舍妾媵刋本妾譌妻今據毛本改

第二十二頁後五行疏志在宿衛諸本宿訛伯據宋本改

後六行疏而云三命之賜者諸本云訛亡據宋本改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録監生臣費雲開